

起軍夫共二萬五千名，其有馬頭挨次撥軍人俱免起用。各令蓄銳待敵。西安鳳翔平涼慶陽臨洮鞏昌等府共起民夫五萬名。漢中府在棧道之外，道途險阻，服役不便，合令量徵夫價解送。工所以備賞勞人夫鹽菜之用，俱聽陝西寧夏二處巡撫衙門酌量派發。應役每夫一名，日支糧米一升五合，計算做工四箇月，該用口糧米一十六萬餘石。欲于各該邊倉關支查得見在倉糧所積不多，恐誤主客官兵支用，必須趁今年成有收時月，另爲招商上納夫糧爲便。但

腳價高貴，每糧一石須用價銀一兩有餘，方肯上納。計糧十六萬餘石，該銀十六萬餘兩。陝西司府庫藏空虛，別無相應官銀支用。查得先爲急處救荒事，該戶部奏送賑濟官銀二十萬兩，緣各該被災州縣地方該徵稅糧既已蠲免，二麥又皆成熟，不須賑濟。近准該部明文暫收陝西布政司官庫，以備各邊緊急糴買糧草，合無于內動支十萬兩，專聽修邊項下招商糴糧支用，外十萬兩仍收布政司官庫以備緊急糴買糧草不敷之數。行管糧叅政量將各起運存留

糧米通融改撥及聽陝西巡撫官再查別項無碍官錢支用前項人夫錢糧須在今年處置料理停當明年春正二月哨探套內無賊三四月內興工務在八月以裏完備合用防護官軍并提調工程大小官員應支廩給口糧馬匹料草於該邊官倉內支給其餘一應事情應該自處者徑自從宜施行

一行據委官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楊宏平涼府同知岳思忠呈稱親詣花馬池興武營靈州等處會議得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壘之阻西路設立

寧夏中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拆墻而入非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城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迄無成功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其興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無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調旗軍於寧夏并靈州及東

西二路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一守城守墻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開田聽其開墾以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等因各呈到臣參詳所擬花馬池一帶地方委的無險難守花馬池止是新設守禦千戶所軍數尚未補足一千之額其餘俱是各處分班備禦軍人興武營止有備禦官軍七百餘員各緣備禦容兵往來更代不一終無固志今若比照寧夏中衛事例花馬池改立一衛增添四所興武營設守禦

千戶所各添撥旗軍與備禦官軍相兼防守兵力強盛足堪保障且衛所常備之兵既有定居各思保其血屬守其業產比之客兵計日思歸者不同合用旗軍五千名要于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查得寧夏一鎮舊招募軍三千名弘治十五年間該大理寺左寺丞劉憲招募土兵一萬一千名近已挑選三千員名給與官馬委都指揮韓斌管領於清水營按伏及中間或有事故紀錄之數大約見在新舊招募土兵尚有一萬餘名中間多係精壯勇健之人堪以

挑選撥用。所據前議，添設衛所，摘撥招募土軍防守。人情事體，委俱相應。近該臣巡邊，到於靈州，各招募軍高海等，自行投狀，情願起調，改撥河東衛所，查選丁力相應旗軍共四千名，造冊案候，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寧夏後衛，興武營，添設守禦千戶所，將選定新舊招募士兵起調前去，入伍食糧，永遠操備，撥與地基，蓋造營房住坐，附近閒田，任其開墾耕種，不收子粒，有警則操戈以戰，無事則執耒而耕，守牆守墩，分番撥用，待安插已定，擇其驍銳，量給馬

匹，領養騎征，五年之外，方將所種田地照輕則起科，量收子粒，以助邊儲，合用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先查寧夏招軍相應官員，及行陝西延寧甘肅四鎮，查新陞空閑官，各具奏改調銓註管事，但旗軍合用五千名，今止挑選得四千名，尚欠一千名，及查得花馬池守禦千戶所，額設軍人，舊欠三百六十四名，俱應撥補，合無照依榆林靖虜等衛，并陝西苑馬寺事例，將陝西西安等八府正德元年以前清出該解南方衛所軍人，免其發解，各該編前項新設衛所，應當軍

部覆准將花馬池守禦所改立

役待軍伍數足具奏停止諫者以爲改編事例未免

十年後徵收子粒

損此益彼緣北人應當南軍畏其烟瘴炎熱終是不肯應役隨到隨逃州縣清解雖勤衛所空虛如故徒爲里書官旗漁獵之資今若改編本省地方人心樂從官多實用。

一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

中原之門戶原額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員名

至四千八百各一大所也可以立營矣

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十一員名所管地方東至朔城北至興武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

餘座誠爲達賊出沒要害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

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西矣內有土

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節

次歸附人數我祖宗嘉其誠款收而羈縻之給與

田地草場使其任意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

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畏之近年以來所司不知

存恤草場被人侵奪莫爲理斷馬匹一槩走竊死則

追贖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臣頃

者巡邊閱視得彼處地方城池濠塹一切兵政因守

備非人。悉皆廢弛。節據土民土達馬俊郭斌等連名具狀訴稱。科差重繁。生理蕭索。乞爲分豁。情詞十分激切。臣觀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爲之所。將來懼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澄等各具狀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該寧夏衛提督。或聲息河渡有阻。該役官吏經月不回。公務有失。又兼本衛不時差人來所騷擾。不過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便益等情。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管轄。後因拜進表箋。官員數多。不敷差用。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原遺肅字號夜巡銅牌六面。尚存。土民亦屬寧夏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拘擾。委多不便。先該巡撫衙門奏設州治。建學立師。訓誨土官土人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見。但寧夏軍餘。改設編氓。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州治。仍隸寧夏衛管轄。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非不足。官有

剝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今之管軍官員多一層。則受一層之害。靈州軍民甚以爲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爲利。貪豪恣肆。上下交征。衆暴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千戶所。專設憲臣一員。在彼常川駐劄。庶幾夙弊可革。土人獲安。查得環慶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又兼理靈州鹽法。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遙制。靈州相離鹽池不遠。易於提調。合無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直曰守禦千戶所。則止隸都司。猶各省之有直隸州。戶所。換鑄印信用。使徑隸陝西都司。所割土民聽本

所更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地方。俱聽提調約束。常川在于靈州駐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巡撫官員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人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爲無益。

一行據平涼衛把總指揮趙文呈蒙臣委勘過韋州

四面城垣敵臺更舖坍塌損毀數多城上各有通人行走道路門無鉄葉不堪保障及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盔甲軍器火器事事不堪等因具呈到臣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沒經由要衝處所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消虜賊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至此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賊窺知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在弘治十四十七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駐宿近日被人將慶

恭王墳掘發開棺看守人員遍不知覺慶王父子至情豈不痛心所據韋州重地若不將城垣濠塹上緊修理添設常備之兵日後貽患恐不止此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數目不多實難倚託寧夏一鎮城堡墩臺通賊要路甚多官軍數少亦難摘撥行據寧夏領軍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劉端查得寧夏中護衛旗軍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舍餘五千三百三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府別無差占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

同。若將前項軍校餘丁、摘撥韋州、設官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爲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托體之地。慶王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決難他辭。除修理城垣濠塹、另行外、合無請勅寧夏鎮巡等官、啓王知會、督委廉幹官員、將寧夏中護衛儀衛司軍校舍餘、照冊清查明白、挑選家道殷實、丁力有餘者一千名、選擇本衛能幹千百戶等官、管領前去韋州、常川駐劄、給撥空閑田地耕種、王府差役、盡行蠲免。專令在彼操習武藝、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仍于寧夏等衛中、選委有謀勇有行止指揮一員、提督操守、振揚威武、保障城池、衛護主墳、遇警相機戰守、遇截、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動搖。

一行據委官陝西布按二司叅政安惟學、呈稱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夏通賊緊關要路、虜賊見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而入、踏冰過河、東西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

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無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關。邊牆濠塹一體幫築挑濬。及稱黑山營先年屯有人馬。後因路遠難援。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等因。案查先該臣看得原擬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見我河東邊牆高厚。不能掏挖。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冰過西岸。自西而東。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今據各官俱呈前因。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里。壕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稀疏。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嘴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于黑山營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士馬削弱。河東墩軍累被套賊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墩俱廢而不守。謂之備夏不備冬。却止于河西築立

墩臺一十五座守瞭。由是套賊多寡遠近消息通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那入平虜城操備。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人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空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幫築高

守邊大勢。敵言盡之。不。鎮事。此也。

厚。又於牆盡頭橫城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所據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壕塹。誠宜幫築修濬。河西黑山營。誠宜屯宿重兵。但明年既修延綏花馬池一帶邊牆。工程浩大。力不能及。合無行令寧夏守臣。明年將河東新舊三十六墩坍塌損壞者。量為修補。照依舊規。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烽火相接。不至失誤。官軍應援稍俟一二年。仍將前項橫城以北三十六墩牆

塹悉照花馬池一帶邊防。幫築高厚。挑濬深濶。敵臺
暖舖。護守官軍。一體處置整理。仍挑選精銳人馬。于
黑山營按伏。以為平虜城聲援。如此則封守慎固。而
地方可保無虞矣。

為分布邊兵預防虜患事

分布邊兵

臣切詳此虜頻年犯順。其氣方張。不曾遭挫。必無懲
戒。今歲若復不肯悔禍。決當重遭殛罰。臣受命總制
各路兵馬。謹當申嚴號令。分布主客官軍。揚兵耀武
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

之際。然須脫畧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

此○二○上○言○盡○是○將○之○風○機

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兵患于備多。將病
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

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
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日肆。職此之由。今將沿

邊至腹裏。分為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

能分合則知戰守之勢

一帶為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為門

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為庭

除。以安定。會寧。靜寧。隆德。平涼。一帶為堂室。行令延

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暫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一日起程遊兵于花馬池營駐劄奇兵暫于定邊營駐劄土兵暫于寧塞營駐劄寧夏副總兵衛勇統領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營亦限十一月初一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那至花馬池量分於安定柳楊二堡土兵那至定邊營量分于鹽場三山等各聯絡駐劄與分守叅將葉椿閻綱協同都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

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戰鋒奇正官軍先期于靈州駐劄有警那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叅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鋒奇兵官軍前來鳴沙州陝西遊擊將軍陳善領兵於韋州環慶守備都指揮姚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譚謙統領甘涼遊兵并千戶魯經土兵各于莊浪操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下班

官軍併謀齊力以守堂室前項分布既定沿邊守將
 嚴謹斥堠多差夜不收遠為接哨沿邊多設塘馬但
 有套賊烟塵消息或走回人口供說即便傳塘走報
 隣境官軍隄備賊果近邊各該主客官兵分據要害
 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追
 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切勿與之
 爭鋒各取便歛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眾深入延緩
 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枝人馬各襲
 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擊回應援李祥衛

賊至勿擊以邀其歸此為良算但不知兵者必
 以為怯故先期上事以社中朝之

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於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
 藍海等兵各於韋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
 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
 軍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靜
 隆官軍堅壁清野○賊之始入○其勢○方○銳○特勿露形跡多用鄉導指引藏兵于
 崖窰堡洞險要阨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
 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遁去曹雄陳善重兵衝
 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比至紅寺兒石
 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稍

○其○分○掠○則○勢○孤○而○可○擊○矣○

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而逐之。晝則選鋒以截其路。夜則銜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敝。又腹背受敵。必然大遭挫衄。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奇官軍掣至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或事情緊急。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旣敗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閫網保勦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

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埽之理如此。庶可振中國之威。禡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再照延綏遊奇土兵。旣皆掣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是賊眾俱在迤東。近邊拆墻謀犯延綏地方。卽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情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應調去策應。

臨期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悉聽

此節制之宜。

上。客兵不相領。處。失。事。概。故。先。定。

署都督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總兵官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總兵官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拗致誤事機除通行各該將官查照依奉施行及行陝西巡撫都御史張泰前來固原慶陽隨宜駐劄防禦臣遵照欽奉勅旨往來環縣韋州居中調度

一為預計兵機事

搗巢

據鎮守延綏總兵官張安呈切見近年以來虜酋驕橫肆志勢甚猖獗動輒深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未嘗有一挫彼鋒銳且如弘治十八年虜中走回人口傳報酋首會議每賊殺羊一隻牽馬二匹前往迤西地方搶掠彼時得此消息欲集官軍乘夜出境撲搗巢穴破彼南侵西掠之勢但恐又有引惹邊釁之說有為首尾之畏束手忍忿掣肘難行以故賊徒得利而歸動捏內外若不預為處置使賊痛遭挫衄以回邊患何時得息合無探聽聲息選定馬步官軍先差乖覺夜不收出境密切哨爪賊巢遠近帳寨多寡果離邊牆一二百里之遠的實回報然

後將馬隊官軍分爲左右哨掖。馬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家當，聲勢聯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四面齊起，驚擊散亂，擒拿老小，勦殺強壯，遂趕生畜，縱有微倖，逃命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而亡，且又致使深入腹裡，捨掠之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妻子散亂，無所顧藉，生畜被劫，無所收集。加之腹裏按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虜賊所顧戀者，妻子生畜，如此謀爲，使再不

敢逐顧輕犯。庶保內外軍民得安。臣看得切緣前項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裡，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太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旣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旣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及具題外，但兵少備多，未免以一當十，出奇制變，似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議，不爲無見。商高宗之伐鬼

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為巢，由是以窺我近邊，犯我內郡。此正田中之禽，利用博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臣愚以為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照兵部奏行事理，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前來，延綏中東二路駐劄，並聽總兵官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不曾擁眾內侵，我則嚴兵自守，决不輕挑強敵。自起釁端，如是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合無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帶乖覺

夜不收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舉寡，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待哨探回還。如在二三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原擬沿邊中路邀擊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領本鎮三路，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員名為戰兵，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等官軍三千員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奇兵為左右二哨，宣府遊奇兵又次之，為兩覆。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步隊官軍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營為家當，分布停當。晝伏夜

如此行師出奇之中兼有持重之

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後騎相望。前鋒戰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正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如前鋒勝負未決。進爲聲援。待其既回。以爲翼衛。賊若糾集餘孽。追襲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部分疎

遠。孤兵無繼。迄無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敝。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遯歸。我腹裡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狀潰敗。比至套中。見其妻孥傷殘。褫魂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止之間。不容髮。若待臨期奏請。定奪。誠恐緩不及事。乞勅兵部詳議。倘有可采。作急行

臣及延綏鎮巡官密切會議相機而動必期成功若
套賊勢重兵力不敵或賊營迂遠勢難輕進機無可
乘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竊將賊姪諷討中酋

貴安邊帥勳之

○細○將○輝○之○志○不○望○必○思○費○艱○其○至○套○中○只○其○妻○率○其
○部○之○兵○陟○之○崇○巖○之○其○又○夾○而○擊○之○知○總○策○之○心○到
○乘○隙○間○非○計○其○巢○穴○皆○自○選○敵○非○刻○期○之○兵○調○之○中
○鼓○所○與○無○難○空○無○所○以○敵○不○同○亦○想○其○且○計○其○日○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七

華亭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選輯

彭 賓 燕 又 參 閱

楊石淙奏議

疏

楊一清

為條陳鹽池開中事

鹽池開中

竊惟靈州大小鹽池鹽法祖宗朝本供各邊買馬之用後因中馬有弊改議納銀輪發各邊買馬立法未



嘗不善。柰何正德年間。當事者各出意見。奏行新例。紛紜變亂。新舊混淆。弊端百出。後任者不體前官之意。新納者罔念舊商之苦。以致各年各項報中。俱未支掣完足。鹽引堆積多至二十餘萬。商人虧陷資本。節次召中。並無一人報納。郤乃搜刷舊商。勒報新課。監禁箠楚。如追逋負。在情與法俱不相應。夫天地自然之利。人自失之。而徒爲姦人私販之資。深爲可惜。查得近該戶部題奉欽依。革去納銀。專令中馬。固係舊例。但先年中馬弊多。始改納銀。且各鎮官員趨向

不同。行事亦異。如是禁防踈濶。或因將官之要求。或徇勢豪之請託。將中下不堪馬匹。捏作上等。支鹽一百引。以致物議沸騰。若欲於腹裏地方納馬解邊。則秣飼屬之何人。運送不勝其擾。似皆未便。臣愚以爲不若仍納銀兩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爲有益。且如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給鹽八十引。二池舊課。止有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引。盡納上馬。止該馬一百四十三匹。兼納中馬。大約不過一百五十餘匹。正德元年。臣召報納過七萬二

千五百引。每引價銀二錢五分。共得銀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兩。每馬一匹。用銀十兩。可買馬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正德二年。臣召納未完。去任。今查納過鹽三萬八千七百引。每引價銀如前。該銀九千六百七十五兩。以後年分多者萬餘兩。少亦不減數千兩。嘉靖元年。延綏超前召報納馬。止是一百二十六匹。較其所得多寡之數。昭然可知。致將正德十四年十五十六三年。俱誤召納。今據副使高公韶所呈。在池未放鹽引既多。欲再設法。另召商人必少。欲暫停新課。

以疏通舊引。不無虧損額課。遲悞邊儲一節。查得節年報納商人。歲月既多。頭項不一。中間展轉影射。冒支盜賣等弊。難保必無。本當通行革罷。但念各商俱

○此○是○名○字○也○

已奉例。出其資本。助我邊儲。官本失信。商則何辜。况前菊既已失利。後商愈加疑阻。誰肯以固有之財。而希覲不可必得之利哉。緣前事該部已經題有明命。臣當具奏上請定奪。乃敢施行。但六七月間。正在放鹽之際。誠恐又誤一歲額課。已經遵照欽奉敕諭。便宜處置事理。劄仰副使高公韶。備文出給告示曉諭。

自正德元年以前鹽引俱各革罷不許放支仍令將引自赴官投告燒燬若仍留在身以圖影射許各項商人并鄰佑里長旗甲首告挈問治罪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爲舊引正德十三年見開未完并以後年分開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舊商人許令告報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納銀二錢五分到于卸鹽處所仍納卧引銀一錢願中商人俱於環慶兵備處報名銀兩發慶陽府收貯取實收類赴布政司填給引目下池舊引三分新引七分俱挨次開放止論鹽引數目不拘商人多寡如上名不到下名挨支每引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墊追問去後近據副使高公韶呈稱示出之後召納過鹽引一萬一千餘引作正德十三年之數餘尚召納未完臣聞之先正云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天下之事皆然如總制尚書秦紘等先年所擬循而行之於三邊馬政實有裨益惟是接管官員專務更張以致法無定守官無依據每更一官輒奏改一例出于已者患其不多出于人者惟欲其止行之未久

改法以求一切之利而大信既

虧則世守者不來官私俱困矣

他官相繼。又復如是。且納銀納馬。所取既殊。買馬買糧。所用各異。乍行乍革。倏舊倏新。規近利以失大信。而車之覆。後車之戒。宜商人之不樂從也。但前此納銀。各該衙門。往往借取別用。有妨馬政。見今三邊多警。正在缺馬之際。乞救戶兵二部查議。合無依臣所擬。照舊施行。所收銀兩。仍照例正德十三年爲始。先延綏。次及寧夏。次及甘肅。輪年解發前去。專備買馬。不許別項支用。再照靈州二池。夏秋之間。水面凝結。如雪如霜。隨取隨足。十餘萬之課。亦不難辦。但地僻邊境。或聲息緊急。鹽路不通。又或旱澇相仍。鹽花不結。照臣先年議奏。新課明白除豁。不可膠于一定。歲歲取盈。但行鹽地方。舊例止在平慶一府。及寧夏等衛。榆林寧塞營。迤西城堡。似乎大狹。鹽生者多。民食者少。鹽商何從售賣。而私販固未嘗絕。以此尚書秦紘。御史王錯。先後具奏。俱要將靈州鹽課。與河東行鹽地方。相兼發賣。正爲此也。

爲整理固原邊備疏

整理固原邊備

臣竊惟固原爲陝西喉襟要害之地。地里平漫。無險

可據通賊去處甚多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衆深入延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驟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靜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抵鞏昌秦州地方近年又侵過平涼蹂踐我涇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遭挫將來鳳翔西安內郡安保不遭荼害臣先年巡撫之時奏將陝西鎮守總兵移在固原常川住劄意正在此但所統官軍與守備官部下官軍俱不及千數委的數少難以出戰只得嬰城坐守甘受畏縮之罪今提督尚書金獻民要

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七百員名外再于各城堡各衛禦冬防守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轄三千員名總兵官統領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外今擬增糧并各城堡挑選共二千員名外未及之數照例懸賞於有丁人戶內召募一千名亦轄三千之數統領殺賊仍聽總兵官調度該用馬匹就于茶馬并苑馬寺給領或行太僕寺收貯官價支買召募銀兩於司府官庫查有無碍銀兩動支誠爲安邊禦虜至計除依擬行令嚴加挑選聽各官統領以助兵勢外至

於懸賞召募一節尤為得策今日之務似難舍此查

此為召募土兵題本

得弘治十八年間臣為巡撫准兵部咨為預防虜患

也

事題奉 聖旨隨該太僕寺寺丞楊信解送銀五萬

兩到於陝西布政司收庫臣於正德元年二年間賞

軍召募等項陸續止用過銀一萬五百餘兩比臣奏

准回還原籍養病其餘銀三萬九千四百餘兩俱在

布政司并平涼慶陽二府寄庫待接管官員支銷及

咨兵部并陝西巡撫查照外及又查得兵部先年題

准事理臨邊各路土著軍民舍餘人等有能奮勇設

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兩生擒一名賞銀

五十兩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眾斬首至五顆以上

者為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有

所條奏部覆行者

此即文襄

能斬獲賊級一顆為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

賞二十兩各為從者量為給賞仍將各人功次另行

造冊奏繳擬陞是皆激勵人心鼓舞士卒之策與前

項該部所奏所擬大意相同况常人之情見利則趨

以速為貴邊軍艱苦萬狀俯仰不能聊生者十常八

九一旦獲此厚利自然踴躍思奮雖有勢豪買功之

人。彼亦不肯舍應得之利。以犯必禁之法矣。然此例。雖久官司多不肯行。實亦因財用不足之故。以致人心怠玩。賊勢益張。所惜者小。所損者大。及照臨邊軍民勇悍善鬪者。在在有之。召之有道。自然應命。及查先年召軍。每名有給銀五兩者。有三兩者。是爲常守之兵。比之腹裏抽選召募者。大段不同。比年延綏寧夏二鎮召募土兵。至今與遊奇正兵一體調遣截殺所向有功。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懸利召募。相應舉行。至于隨勢給賞有功官軍。亦爲要務。軍門若無財。

用。則有罰無賞。何以盡人死力。但陝西布政司在庫官銀不多。各有頭項。難以一槩取用。伏望皇上軫念邊方重地。防禦爲急。乞敕兵部議處。合無查照先年該部奏行事理。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動支五萬兩。差官運送前來。聽臣督委實心幹事官員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辦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敢委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

人心亦不敢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於事。至于給賞有功官軍土人銀兩銀牌等項。聽臣於布政司無碍官銀內。量爲查取應用。不拘官舍軍餘土人召募民壯等項。但有斬獲首級一顆者。驗係真正達

此言土兵之賞額也

賊不願陞者。軍門隨卽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該陞者照例先賞銀牌。仍造冊擬陞。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弊。及照各邊官軍缺馬爲急。行太僕寺苑馬寺收貯銀兩。專備買馬騎操。難以別項支用。若京運銀兩。召募支用不盡。亦收貯聽發。各邊收買戰馬騎操。不許別項動支。事完通將支用過召募買馬銀兩數目造冊奏繳。如此則軍伍可增。軍氣自倍。可望收克敵制勝之功矣。

爲調度官兵預防慮患事 防虜

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蓋揭帖。爲申明舊例。請勅各邊守臣防禦虜患。及早差官整理軍餉。以安地方。寨內開會同鎮守等官。議照延寧所屬花馬池定邊營一帶地方。接連河套。地形寬漫。大虜在套。垂涎

關隴深入搶掠。必由此入。先年三邊兵馬強勝。虜雖在套住牧。然尚畏我兵威。出沒搶虜。亦止于近邊去處。不能侵犯腹裏。自弘治十四年。延寧兵馬不能阻遏。遂深入腹裏。獲利而歸。虜情貪利無厭。自是每歲入套。必深入腹裏。正德十三年。搶平鞏一帶。嘉靖元年。搶邠涇一帶。俱由各邊兵馬自取便利。不肯阻遏之過也。查得接管卷內。該前巡撫都御史王珣。因寧夏地方報有聲息。照例會行該鎮。移兵於韋州紅寺等營堡駐劄。併力防禦。該鎮官員不肯發一兵前來。

止以虛文抵阻。未久該鎮亦不免於失事。此亦自分彼此不肯應援之過也。見今虜寇住套。號稱入萬有餘。近雖差人探報。俱於迤東近河住牧。通不露形。今青草漸茂。馬臚將壯。虜情叵測。旦夕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乞敕延寧陝西甘肅各邊鎮巡等官。早爲防禦。除具題外。開具揭帖到臣。爲照延綏定邊營寧夏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地方。委係大賊侵犯腹裏之門戶。前項地方守臣。若能捍禦。則固原靖虜迤南。俱係腹裏。可以無患。因是沿邊武備不修。兵威不振。以

致套賊掏窵邊牆長驅而入其所利不在延寧而在腹裏固靖安會靜隆等州縣俱被搶掠近年又越過平涼蹂踐邠涇等處地界籬籬不固禍及堂室誠如陝西鎮巡等官所言延寧守臣每以本處不曾失事爲辭不知朝廷竭腹裏軍民之財力以供三邊令其幹理何事况各鎮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屢有敕旨及奏行事例今套內旣稱有賊雖云不露形跡恐其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臆壯之日難保其不大舉入寇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

里寬漫虜賊便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遏其初來之鋒必須徵調鄰境精兵會合截剿乃克有濟已經行各鎮總兵官查照原行差人哨探套賊多寡

遠近先行回報仍照節行事例互相策應如果套內賊衆此套置文裏于正德年爲統制時已詳載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遊兵於花馬池營住

劄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營住劄副總兵趙煥統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劄若哨探前賊有西行之勢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煥移於定邊營各住劄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寧

夏副總兵劉玉統領奇兵於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
叅將苗鑿於紅寺兒堡韋州鹽池石溝等處住劄。總
兵官仲勛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於靈州什劄。與
各該守備等官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
要嚴謹斥埃。多差夜不收遠爲探哨。沿途多設塘馬。
但有烟塵消息。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兵隄備。賊果
近邊各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取
便擊之。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相機截殺。不
許逗遛畏縮。失誤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墮賊奸計。
如果大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刻期赴援。不許
觀望推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待巡歷固原。審勢
分布另行。

爲達賊出沒計處用兵機宜事

用兵機宜

此達賊印赤卜刺阿爾禿一技也

照得前項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人馬

殺殘敗遁往河西莊浪涼州遠罕禿斬石峽明水湖

扒沙一帶潛藏住牧時出剽掠阻截道路敵傷官軍

臣起廢西征復總制陝西軍務之時建議欲調集大

兵痛加誅剿彼時規置已定惟候成命不意旋即奉

敕取回兵部題奉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緣茲事重大豈甘肅一鎮所能了辦因循養患十有餘年賊旣那營竊伏西海逼脅曲先阿端各種番夷烏合爲巢歲復一歲醜類漸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蠶食屬番遂釀成甘肅陝西腹心肘腋之患去年冬間被回賊驚散一半越往官路之北被各鎮官軍相遇斬殺數多其大營仍在西海刺刺山江零口住牧雖未見侵犯而禍胎實深除督令各該守臣哨探尋襲計處方略另行具奏外其在

北者多不過一二千俱係精兵十可當百因無老小棲止不定自今春以來多則五六百騎少則二三百騎或在莊浪五方寺尖山蘆溝或在涼州松山蘆塘等處聲東擊西或出或入河西衛所官軍防禦三二種寇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經年累月不得解甲若不先其所急早爲祛除緣前賊切近腹裏恐其尋捨月久野無所掠水橋結凍之後將有窺伺蘭州靖虜之謀彼處軍馬數少不能支持乘虛而入則會寧安定狄道金縣地方難保不遭虜掠臣愚欲趁今與西海

賊寇離析之時。量調陝西延綏精銳兵馬五六千名。與莊浪涼州副總兵遊擊等官會合尋襲。痛加誅剿。以除門庭之害。則西海達賊聞之。亦將褫魄。破膽。有不戰而走之勢。區區回賊。又不足憂也。但今河套虜情未定。沿邊腹裏。俱未敢掣兵。又莊浪一帶。倉場糧草。處處空虛。方爲逐旋經理。須待套賊無警。糧草有積。方可舉事。然兵貴神速。機難預定。必待臨期奏請。非惟緩不及期。且恐事機先泄。乞敕兵部計議。倘此言可采。乞早行。臣密曾各該守臣。不拘何月日。相機

取便行事。俟大兵既集。詢謀僉同。因而撲剿。西海之賊至期計處定奪。務在計出萬全。若無可乘之機。或軍馬錢糧未備。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爲諮訪群策以禪邊務事

邊務

臣惟固原爲防胡重鎮。乃陝西根本之地。地里寬漫。通賊隘口數多。分兵而守。則無所不寡。賊至發兵。則有所不及。數十年來。大虜竊伏河套。寧夏邊牆。不能捍禦。必從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地方搶掠。生意蕭索。戶口凋耗。實由于此。但防邊之要。據險爲先。設險之

策必資城守。成化年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於預望城葫蘆峽口二處添設鎮戎平虜二所甚爲得策。後止設鎮戎所其平虜所因循未舉。弘治十四年大虜侵犯固原總制尚書秦紘查奏舉行旋卽去任。臣接管總制始奏銓官降印召募軍人設倉積糧。又於舊紅古城修葺營房募軍積糧。委官操守於是兩城遂爲扼虜要地。虜賊畏避不敢由此而入。却從東路經子川毛居士井一帶。在於白馬井趁水草割營分散搶掠。固原平涼村寨城堡直抵涇州地方。所以固原

兵備副使成文守備都指揮劉文俱要於舊撒都城卽白馬池地方修築城堡添設官軍并展築白馬墩堡占據水頭斷賊出入之路似爲有見。臣親詣閱視及行委布按二司官叅政韓士奇等照例召募願投本城軍人及又委令將應給軍人耕種地土丈量四至分撥外但有城有軍必須得官管束固原衛見任官員數少委的不敷差用及照召募軍人止可尋常備禦若大虜入寇必須分調官軍在此按伏供應糧草亦當預備再照前項地方係在靈武監清平苑草

場之內與萬安苑草場相隣。因地土荒遠，自來無有官馬在此牧放。蓋係虜賊出沒之衝，牧軍亦不敢來此牧馬。及又查得靈武監清平苑原額實有草場地共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頃二十六畝二分，見養馬軍人止是二百八十三名，見養馬并駒四百三十七匹。萬安苑原額實有草場地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頃三十八畝，養馬軍人三百二十三名，見養馬并駒一千四百八十八匹。地土甚廣，牧馬不多，不致顧此失彼。但恐牧軍因見築有城池，足堪保障，事定之後

或起爭端，况前項城堡之設不止保障地方，亦欲防護官馬。乞敕該部計議，令無行延綏寧夏二鎮查取新任空閑官員，每鎮各五員，改調填註固原衛所分撥白馬城紅古城二處，每城五員管隊領軍，并行陝西布政司將原坐附近城堡，該徵民糧量撥白馬城脩蓋倉廩收貯，以備兵馬支用。再乞行陝西苑馬寺禁約該苑牧軍草場地土，在今分撥給軍耕種界至之內者，向後不許混爭告擾。及行總兵叅將兵備操守等官，禁約本城軍人不許於界至之外，侵越耕

種如違各依法究治待安插既定軍疆食足之日與紅古城應該設立所分俱聽後來總制等官奏請定奪

爲處置屬番事

屬番

爲照肅州寄住畏兀兒哈刺灰二種夷人乃哈密之部落亦哈密之忠臣先年土魯番戕殺王母旣致死巷戰其後襲殺罕慎又死難數多至于陝巴復國討殺姦回亦多効力要其心跡本非有過乃因窮迫歸我求生寄住年久未嘗作惡比與哈密回回不同今

都御史陳九疇等議以異類雜居終難輯睦一旦馭非其人變生不測必危邊境深慮曲防不爲無見但欲遣回哈密則彼與土魯番讐怨已深斷不敢歸還故土今要揀擇肅州北邊空閑堡寨水草便利之所少費官錢爲其修理城郭改造屋廬諭以番漢雜居終相疑二徙居別所兩取便安待奄克孛刺幼子襲職回還令其管轄部落且容不去哈密令其暫居臨邊稽之事體似亦相應但恐各夷安土重遷不肯樂從若強之使去致失其心返生厲階及修理城郭蓋

造屋廬等項未審工程多寡本鎮財力堪否供辦已
經移咨巡撫甘肅都御史寇天叙等官議處先行曉
諭各夷使知彼有畜牧之業我無疑猜之念如果樂
從仍計議修理城郭改造屋廬合用工料若干先期
整理完備方可督發遷移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
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回達亦被土魯番殘害窮
迫來歸不敢復還原土前該鎮巡議處准令暫安插
金塔寺地方彼亦安居樂業不敢生事今要將威虜
古城再加修築挑濬壕隍以處其衆既爲肅州北面

亦見一見

添一藩籬又使遠去城郭不患包藏禍心前項所處
似得柔遠防姦之意且與先年該部所處大略相同
但前項地方大草灘扇馬城柴城相離嘉峪關不遠
王子莊則在苦峪之西離邊稍遠大約皆赤斤蒙古
衛番族住牧之地近年節被回虜驅掠傷殘棄地方
而不守投內地以求生今所議威虜古城未知相離
嘉峪關外地里若干修築城垣挑濬壕隍應用工力
若干卽今臨邊有無回虜窺伺并修築之後防護之
兵作何區處方得一而就緒料彼夷人以帳窠爲官

室以耕牧爲芻糧。既有城郭可以自保。無不樂徙之。理俱要議處。停當明白咨報。以憑回奏定奪。今據前因竊惟防患當于未形。防之太過。反生意外之虞。作事當謀諸始。始謀不臧。將無善後之策。看得前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等。并兵部尚書金獻民。後先議奏。其說有二。一則欲將肅州關廂寄住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夷人。揀擇肅州北邊久棄空閑寨堡水草便利之處。安插居住。一則欲將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先年安插暫住金塔寺

夷人。因前威虜古城。再加修築。以處其衆。是皆欲嚴華夏之辨。謹內外之防。深慮却顧。誠皆體國安邊至意。但懷柔遠人之道。當順其情。哈密乃

朝廷封國。

土魯番敢於殘破之。使其播遷離析。而我不能爲之所。已失中國懷遠恤患之義矣。彼哈刺灰畏兀兒二

種夷人。皆忠于哈密。被其戕害。率衆來奔。先朝從守

然使其久住肅州後患亦所當慮也

臣之議。許其肅州關廂居住。歷年滋久。彼無反側之心。我得調遣之用。今一旦疑其後日之終不靖也。而欲徙之北邊空閑寨堡。安土重遷。豈夷情之所欲哉。

觀其對各官之言曰。此是鳥雀不落之地。我們如何住的。又曰。我們東關住久。各有置買房屋。不能割捨。我們情願入堡。將我們家小仍留在東關也罷等語。其情可見。後各官諭之以好語。動之以危言。方纔承認。終非所樂明矣。其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番遠。俱係境外屬番。肅州衛羈縻帶管之。數節被土魯番哈密回回侵奪。搶殺竄迫來歸。先該總制鎮巡等官。奏請暫且安插肅州境外。金塔寺地方居住。令其自爲耕牧。有住四十餘年者。

有住十餘年者。今欲驅而置之三百里之外。舍近就遠。必非其情。且原擬待後西事稍寧。哈密復立。仍各遣還住守故地。是猶存典滅繼絕作我藩籬之意。若依前擬則恢復之念荒哈密之望絕矣。及照各官所擬。新城兒煖泉板橋等堡。堪以安插二種夷人之地。修門修房等項。雖費用不多。亦未免勞擾。又奪肅州軍餘春夏務農之地以與之。似俱有碍。至于威虜城修築。約用人夫六七千名。又勞軍馬架梁防護。且令肅州地方番回之窺伺未已。我兵之警備方嚴。豈暇

逆探未形之患，以供不急之役乎。倘或番回乘我工作之際，率衆侵擾，禍且不測。推原各官論奏，蓋見前年回賊退避，誤信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之言。遂謂肅州自此無事，故有是言。若體諸各夷之情，參以今日之勢，非惟不能亦所不敢。據今鎮巡所言，土魯番構怨方深，正諸夷杌隄不安之秋。在我惟當以鎮靜安輯爲主。若又遷置各夷，紛紛多事，以拂其心。臨期倘有生物，又恐患生意外等語，似爲有見。乞敕兵部參詳議擬，合無將前項川邊王子莊等處番夷，令其照舊於金塔寺地方住牧，以爲後日恢復之圖。以存興滅繼絕爲我藩籬之意。其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夷人，亦且令其照舊肅州關廟居住，不必預爲遷徙之說，以離其心。待後番情寧謐，財力有餘之日，如果事勢可爲，另爲具奏定奪。庶使夷人無疑二之情，地方無勞擾之患，而我得以專意內修，可收攘外之績矣。

爲整理邊務以備虜患事

備虜

赤斤罕東哈密等衛夷人皆當國初開創之時，率衆

來降，所以我祖宗授官降印，以羈縻之，使之爲我藩籬。今亦卜刺等寇賊，背叛其主，投我屬番境界，大肆侵掠，橫加吞噬，又侵入我腹裏地方。此正田中之僉，利用搏執，固非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正德五年，復起總制陝西軍務之時，此賊被小王子人馬讐殺，殘敗逃來河西地方。臣慮其異時必爲邊患，建議欲調集大兵，誅剿規畫已定，不意旋即奉敕取回。兵部題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因循至今十五六年，種類漸蕃，聲勢日盛。臣於去年六月內，奏爲達賊出

沒計處用兵機宜事。兵部覆奏，欲令臣將一應制勝機宜用兵方略，一一會計停當，先行差人具奏，請定奪。緣兵家變態不常，旬月之間，事機頓異。況地方相去京師五六千里，奏報往回，動經數月。雖有成算，亦難取必。謀處間，忽報北虜二萬前去西海收捕前賊。臣方慶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不煩煩我師旅。不意爲彼所覺，移巢南面，留其精兵據守。彼千里而趨，利此以逸而待勞，反爲其所敗，失勢而逃。後聞阿忒禿斯賊衆恐大虜仍來報讐，挈營隨順渡河入套。止是

亦卜刺一枝半在西海半渡河寇我洮州卽今未否
盡數歸巢且西寧洮河等處番族國初分散部落設
有國師禪師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管領給與
金牌令其三年一次輸納差發馬匹而以官茶酬之
若與王官王民無異實欲借其爲我藩籬捍備北虜
卽前漢斷匈奴右臂之意百十年來河西虜寇不能
逼侵我洮河恐番人之議其後也今二種殘賊將番
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
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

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
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爲言雖兵兇戰危誠宜慎重而
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嘗竊譬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
寒暑濕之病來則疾於風雨治之不善卽能殺人然
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胃
腹間日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
消耗後將難圖興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
玩時愒日以僥倖於無事哉且阿爾禿斯已遁止是
亦卜刺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

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燬。孳畜被其搶虜。欲報怨讐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切見新推提督三邊軍務尚書王憲。剛果有謀。多才善斷。昔嘗管理茶馬。遍歷西寧洮河地方。又曾督處河西屯田。至今邊人頌其風力。合無請敕本官力任此事。若今年迤北大虜。無尋捕西海之舉。及套賊回賊。不曾大舉深入。或雖入而卽逐。宜密論甘涼莊浪等處將官。部署兵馬。待冬末春初。草枯馬弱之時。調集延綏遊

竒二枝兵馬。及陝西寧夏二鎮遊兵。共萬二千人。甘

涼之兵。自涼州而進。延寧之兵。自莊浪而進。陝西之兵。自河州歸德而進。與各該守臣所統兵馬。刻期聯

絡。併力夾攻。如昔年宣城伯衛穎都御史吳琛征番

故事。仍先設法厚募壯勇識事之人。暗入西海。諜我

屬番使爲內應。一鼓成功。以驅河西腹心之害。以爲

我邊久安長治之圖。尤湏精擇將領。如魯經李義馬

雲甘禎輩。及涼州革任叅將都指揮楊佑。皆熟知此

事。可以付託。西寧兵備副使陳鼎。沉毅有機。陝西布

政司左叅政成文固原兵備副使桑溥皆曾巡歷河西地方。素有才略。可以翊贊兵機。督處糧餉。然事干各鎮。必得主將一員居中調度。顧兵馬不難於調集。而糧草則難于措處。臣到邊督催運送甘肅一鎮民糧銀兩分發戶部送到官銀。其數已多。而倉儲未見有積。及照蘭州督理糧儲郎中婁志德實心幹事。宜令往來莊浪涼州一帶督處。仍于布政司選委有幹力善經畫官一員。專一整理河西錢糧。一面于莊浪涼州西寧或召商或羅買。一面於蘭州安定會寧等處收積。蓋專恃河西。則所積不多。蘭州安會如有厚積。臨期可以帶運。臣之所見如此。伏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可否。早爲定奪。



明經世緒

卷之四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八

萃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編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張安茂子美參閱

楊石淙文集

狀

楊一清

論綏德衛遷改榆林城事宣狀

遷改榆林城

謹按綏德州秦漢以來號稱上郡多遣重兵屯宿名將拒守。宋時經略西夏尤為要害觀趙禹所奏綏實

形勝。空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可見矣。我 國朝酌古定制。開設州衛。統理軍民。表裏相參。犬牙相制。成規井然。萬世無可議矣。今天下一家。華夷賓服。固無容慮。然陝西既舍受降。又撤東勝。延綏諸郡。遂與北虜爲隣。加以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綏德獨以一面之險。遮千餘里之衝。昔人謂之可守。不可棄者。此也。正統年間。虜數入寇。西鄙靡寧。乃設榆林東西二路營堡。將綏德官兵調發沿邊諸堡。分布操練。以備非常。尋又將戶內夫丁。拔其壯健者于邊。與舊操官兵相兼肄習。調用。成化以來。邊患益劇。朝廷從守臣議。增置榆林衛。鎮臣節鉞諸臣。居中以臨蒞之。外控胡虜。內撫延綏。疆土開拓。藩籬益固。于是延綏之地。始免搶攘。勢同腹裏。然武備解嚴。而衛制不廢。非直以舊規未可率易更改。抑亦有思患預防之意焉。比因守臣建白。欲將綏德衛改就榆林。以便邊務。事下兵部。移文陝西延綏兩鎮巡。僉議可否。以 聞。已而綏德之人。復有論奏。極陳遷衛非便。欲仍舊貫。以安人心。兵部亦下其議。甲乙可否。莫

知適從竊惟事體當較重輕謀慮當審久近事關重

大則匹夫之言亦當博納慮在久遠則目前利害不

文襄是時為陝西提學

足深計顧非其職不敢妄議然食祿茲藩親歷其地

蓋嘗酌輕重之宜審遠近之慮體之人情揆諸事勢

有不可遷者七不必遷者二何則西安以北七百二

十里而有延安又四百三十里而有綏德又二百六

十里而有榆林以千四百餘里要害之地中界兩衛

此二言足定紛紛之論

已不為贅初本設榆林以捍綏德今顧撤綏德以附

榆林不惟損外援內應之勢抑且蹈虛中實外之譏

其不可一也綏德前擁雕陰之岫後繞大理之角依

山為城阻溝為池居高瞰卑山谷迫隘百夫據險則

鍊騎千羣不能飛度榆林界在沙漠土脉不堅以戰

則綏德不如榆林之利以守則榆林不如綏德之險

故榆林者綏德之藩籬也綏德者榆林之根柢也脫

黠酋勁虜有如天順成化年間擁衆深入分抄邊鄙

則綏德尤宜增兵防守以壯聲勢以固根本以繫人

心今邊事稍緩遂視為腹裏欲撤根柢以附藩籬萬

一事變不測榆林動搖則延綏殆矣南衝之勢仗誰

阻遏。必有執其咎者。其不可二也。往年虜勢猖獗。榆林以東。神木府谷山谷間皆可入寇。不必取道榆林。亦能逕趨綏德。直搗環慶。設復有此。必仗綏德之兵。以遏其深入。榆林遠在二百里外。安能舍彼顧此。其不可三也。綏德軍民屯所。多在清澗延川地方。相離二百餘里。芻糧輸納。尚以爲艱。今復移就榆林。使之越五百里之程。畜馱車挽所費不貲。人心怨嗟。邊儲愈負其不可四也。綏德官兵。自戍邊之外。其在本城內外居住。文武見任。致仕官僚。士儒卒伍之家。無慮

千百。世業已久。今欲填實榆林。決無祇移空衛之理。必將盡驅此輩以去。以安常樂業之人。無故而驅之。使之棄田廬。拋塋墓。扶老攜幼。轉徙邊城。生者失其幹止。死者無所憑依。謗黷蜚興。怨聲騰沸。怨極生變。難保必無。其不可五也。綏德編氓。多散居鄉落。城中居民不數十戶。比屋連巷。俱是衛所丁籍。此輩盡去。遂爲空城。是亦不能州矣。其不可六也。榆林邊操官兵。皆出大戰創傷之餘。頻年飢饉之後。重以誅求。腋削疾痛未瘳。生意未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况今失穴之虜。近邊抄掠。寧夏甘涼諸處。警報日至。虜掠我丁畜。戕敗我官兵。外無所獲。草枯河凍之時。必將內窺河套。榆林延綏之患。恐自此始。正當畜養士氣。固結人心。今欲改移衛所。築城建衙。勞費不貲。內鼓人怨。外疲兵力。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之策。固如是乎。其不可者七也。且建斯議者。迹其始謀。本因綏德官旗。比年借貸倉庫錢糧。侵尅軍士花布。事多發露。故欲移置會府。易于關防。是固然矣。利之所在。奸弊易生。要在典守得人。禁防有術。自然無患。不然。則

狐鼠漁獵之奸。何處不有。以官旗侵尅糧餉之故。遂欲胥一衛而遷之。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見刑而廢屨也。亦過矣。假令禁防不嚴。則今沿邊衛所營堡倉庫芻糧銀布。虧耗侵尅之弊。逞逞有之。又將移置何地。此其不必遷者一也。又謂榆林地大事殷。所當增兵防守。然兵貴精。不貴多。綏德官兵精悍者。俱在邊戍。所存無幾。借曰遷之。彼纍纍者。非羸餘之老稚。則隨行之眷屬。戰守無能補助。遇警先爲動搖。所謂貪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此其不必遷者二也。夫揆

之人情。度之事勢。其大要不過如此。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必欲違衆情。逆事勢。而爲是得已不已之舉。亦獨何哉。或曰。舉大事者。不恤細怨。夫所謂不恤于此者。爲其有益於彼也。小損而大益。君子固甘心焉。無大損益。徒爲煩擾。亦所不爲也。况無益而有損者乎。或又曰。古城綏德。未有榆林。今守榆林。安用綏德。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千金之子。其祖若父爲之。重垣複壁。亦將有以自保也。無事之時。而厭之。而撤之。其可乎。爲今之計。衛治決不可遷。人言決所當恤。衆怨決不宐斂。但將邊官革去。行廩俱于邊倉止關本等俸給。至于倉庫出納之際。朝廷成法具在。稽牒按籍之。不遺其力。歲省月課之。不憚其勞。所任勿私其人。所犯勿貸其法。則積弊可祛。浮費可省。人心不搖。邦本自固。長久利便之策。宐無出此。

書

奉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二書

兩寺新命。人心聳然。精采百倍。諸被改擢者。悉皆砥礪鞭策。用圖報稱。逞時頹靡廢放之風。爲之頓革。

顧習玩已久。人猶未知所重。其參政僉事改卿少卿者。同事且譁而輕之。親友問訊。輒出信語。若以為墮坑落塹云者。流俗之難曉至此。此固不足深卹。然轉移之機。在廟堂一籌運耳。何則。二寺體勢素輕。今雖奉有明命。而朝廷所以待之者。未審何如。以京寺○石○涼○初○擬○兩○寺○官○照○京○卿○事○任○後○部○覆○止○與○二○司○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以方面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此其故。不可以不講也。若一切循常襲故。不加隆重。則空言無據。何以款動人心。至于考語一節。關係尤急。蓋巡撫巡按與二寺政務不相涉。考語無憑填

註未免詢諸二司。二司未免詢之知府。往者弗振。實○意○舉○其○職坐此故。今不為之處。其事勢恐又漸墮。故轍中而莫之能救也。詳具奏牘。伏惟答之。裁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四書

茶馬

茶馬論列已罄其愚。雖未敢自以為是。要其事勢不得不然。其推原祖宗立法本意。恐是一段大議論。似不可少。所患私茶不易禁。官茶不易積耳。大抵茶是本。馬是利。無本則利將焉出。官買固順。以輸運之艱。故有招商之議。商買固便。以價出之難繼也。故復

有官賣之議行之數年○文○義○主○意○在○此○茶司各有數十萬之積財金○牌可復然僕前所言差官一節又不可不預為之思也至于四川東鄉利州諸處誠今日私販之淵藪其地密邇漢中宜附陝西巡茶提調不然禁之于此開之于彼譬之治水不于源頭理會而徒遏其流恐奔放潰決之勢終不可遏餘惟主張國是者採擇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五書

牧地
牧軍

清地募軍文冊差官奏繳監牧之政二事為先顧茲政初舉僉謂草場為土人占據已久決不可復必復

之恐激土達之變而總制秦公尤主是議某孰知此中情狀恐喝搖撼乃其故習不足深卹懋簡練事之官分投清理憑據籍冊盡得其實徐諭土人聽其赴愬分豁改委它官覆勘凡辭有可指及情有難堪者稍稍還之奏疏中所謂寧虧牧地之額不敢失眾庶之情者此也至再至三其情已盡其辭已屈然後樹立封界○古○移○牧○地○得○手○處○正○在○緩○于○奏○報○酌○量○審○實○使○物○情○不○誤○而○後○乃○無○動○搖○分地授軍地有定額軍有定止草場既復人情亦安向之羣咻眾閔者今何如哉至于募軍之令初下任耳者習于徃歲延寧招募之弊間生疑議殊

不知積年逋逃勢既不能驅之復業而盜賊奸宄皆此輩爲之將來貽患不細今收集以歸之官官獲其用彼安其役門攢戶合而力不孤什伍團結而官可考固未嘗取諸見在有用之人而貽損此益彼之誚也疏中亦略及此誠懼傳聞之失真聽察之難憑故嘵嘵云耳若以爲自銜伐豈某之志亦豈明執事之所以見待者哉大抵天下之事在見之真行之果若狗流俗之論則無可爲者矣。

東西涯先生

套房

連得手書窮邊寥落中不勝慰藉知近來東劄所及如僕者僅一人耳顧僕何以堪此感愧感愧比事想寧帖冬間套中賊情決不敢保恐非書生所能獨當况陝西武備廢弛之甚極力料理只辦得二三分而武安債帥擁虛位失人心已久奈何爲處今亦不敢不勉凡百以身任之利害進退皆所不暇顧六月十四日賊到蘭州金城關下若無前奏留官軍其害不可言也今雖無殺獲之捷幸不失利僕七月初九日至蘭州莊浪炮火不絕道路阻塞却再不曾犯蘭州。

蓋彼亦知我有備故耳。靖虜邊陽頗區畫停當。今冬想無虞。姑未敢言及。蓋士大夫惡聞修邊之說。此事當為卽為。以佚道使民無所不可。不然。今賊勢如此。既不敢保其全勝。則慎封疆守要害。設險自固。以逸待勞。斯得策也。又避而不為。然則若之何其可哉。夫抵今人止可與樂成。不但凡民為然耳。此中曲折難盡難盡。募土人使自為戰。一節事體相宜。人心樂從。非如所謂招募籍民為兵者也。冬間賊果內侵。必獲此事之用。今亦未敢盡言。

東內閣吏兵二部諸公

防虜

某經略無狀。不能保固邊境。致賊深入抄掠。以厯九重西顧之憂。無所逃罪。顧受命以來。修築邊防。料理儲餉。選將練兵。實亦未敢自怠。仰荷國是清明。易置主將。增設遊擊。一方守備。號為得人。假以歲時事。當就緒。今主將初至。遊兵未集。不意驟罹虜變。烽火方舉。賊騎已滿山谷。陝西固靖環蘭所守千數百里。處處通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彼合而強。我分而弱。理勢則然。賊始至。豫望城指揮任璽禦之。至鎮戎所。

遊擊陳善指揮郭遡禦之。雖不能遏其初來之鋒。幸不虧折。賊至固原地方。野無所獲。遂綴我邊兵。擁衆南入至靜寧。勢將東下平鳳。新任將官提數百之兵。冒險而進。某約束土民。拒守隆德。賊聞引而西。數日蒐集腹裏官兵。賊亦不復分散。方部署官軍。及招募土人。計截歸路。但彼聲勢聯絡。未敢必其成功。而延綏遊奇兵屢調不至。往者先事預防之疏。竟托空言。所謂中路邀擊者。未知能中機要否。嘗觀近日虜態。較之夙昔不同。昔無盔甲。而今有盔甲。昔無餘馬。而

賊不分散者畏我也

今有餘馬。行成營陣。居有瞭守。所向如談路。皆我遁逃。有以使之。而所謂奸細者。實不可謂無也。度今皆近新春。遷延不出。或者天厭其惡。而將斃之邪。不然。則潛伏套中。兵連禍結。陝西之人。其何以堪。內有大荒。外有大寇。時勢之難。無逾此者。蓋自今春以來。地不時震。殆其徵與。竊謂京軍決不須發。若總制之設。似不可已。廷臣可當是任者。固多。鄙見以爲兵侍許公。新蒙起用。離陝伊邇。易于赴鎮。且其才識足以濟事。風采足以動人。誠宐界之重權。使大爲經理。以弭

將來之患。某輩不過聽受指麾而已。非敢以艱虞之際。委勞于人。蓋經略陝西。不若經略寧夏。今花馬池一帶。邊備雖有如無。藩籬不固。寇至堂室。似難為處。况陝西各衛所正軍。俱在邊戍。而腹裏所守大半抽選。招募之餘。安能支此大敵。及徵調邊兵。又緩不及事。如今日者。此某所以不得不極言之也。

東閣部諸公

防虜

虜賊頻年入套。其志不在邊疆。而在腹裏。若不為腹裏居民深長久之圖。則為邊將計者。不過嬰城自

保而已。此腹裏之失。○邊將得以為辭者也。今經理寧夏邊防。蓋不為

寧夏謀。為腹裏謀耳。計不出此。而恤目前之近怨。避

眾人之浮言。則他日陝西用兵。殆無虛歲。驅虜屠割

之慘。饋餉轉輸之勞。其何以堪。民窮盜起。勢所必至。

僕既深知流禍至此。安忍不為朝廷陳之。此修濬墻

塹。添設衛所。經理靈夏。整飭韋州諸務。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仰荷廟堂采納。悉見施行。如新春套內無賊。

當次第從事。此志獲終。二年之後。邊患可少弭。腹裏

人民有息肩之望矣。頗聞陝之士夫。猶若有異議者。

蓋未嘗深究利害。習于任耳者之見。大抵爲僕身謀。則甚不利。爲國家謀。爲地方謀。則一勞永逸。百世之利也。前此修邊。如余肅敏尚不免于騰口。况萬萬不及肅敏者。招怨貽謫。固其所也。亦何暇顧哉。套賊烟火不絕。而未嘗近邊。高家堡稍有侵犯。旋即遁去。立春尚遠。恐有潛形匿跡。乘間如往年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但往年我邊兵寡備。多顧此失彼。僕今冬將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兵雖不多。聲勢頗聯絡。奇正互合。首尾相應。以逸待勞。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彼千里趨利。亦安能善其歸耶。人便附此。不盡區區。

東東山先生

防虜

翰教勤懇。極感至意。非虜入套已久。未嘗侵犯。東見于高家堡。西見于寧夏。河東墩臺者數亦不多。而沿邊一帶。瞭見烟火。無處無之。此其奸謀尚未可測。僕

欲分兵勢乘暇而入耳

十月間。大閱鎮兵于固原。十一月。大閱邊兵于花馬池。皆號數萬。先聲伐謀之意也。兵聚而卽散。分布諸要害。聲勢相接。如賊犯某城堡地方。所至爲正兵。某

兵出其左。某兵此諸葛武侯八陣之遺也出其右爲兩奇以應之。某兵繼其後爲援。隨處皆然。聯絡如貫珠。又多藏兵于素所無兵之地。至則出其不意。易于取勝。大要避之于沿邊廣遠之地。而圖之于鄉野村寨阨塞之區。賊誠似往年深入。恐難以善其歸。顧此賊今不窺我之西。而潛寇我之東。若解此機者。然延綏東路兵馬精強。無足爲慮。况又不能深入。不過覬覦近邊而已。向者兵機一疏。以去年曾有此機而失之。故先事預圖。欲待其千里深入。有機可乘。而爲攻其所必救之計耳。非敢輕挑強胡。無故啓釁。奏疏中亦已明白。不敢不慎。承諭使人以器之說。愚意正與此合。賤目積勞與熱舊患大作。餘情不及縷縷。

與陸提督都憲書

流寇

不意流賊之變驟及江鄉。上則南都根本之地。下則東南財賦之區。關係至重。鄙懷不勝懸切。不獨同室被髮纓冠之義而已。去年已嘗慮及此。屢言之。諸老本兵。以事勢未及。未有所處。亦嘗致書巡撫巡江及敝處府衛。使知此意。早爲設備。不知曾留意否。而今

果如所料矣。計此賊百戰之餘，雖甚勇黠，顧本不習。

水戰，制之空無難。第恐得我遁降，驅彼迫脅。休之以

刀兵，啗之以財貨，則我濱江鹽徒遊食鼠竊狗盜輩。

自是國家之福。

幸而賊不善用此輩於今亦然。

皆彼鄉導，皆彼精兵也。不早撲滅，則根本爲之動搖。

貢餉爲之阻隔。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正意當此危急

之秋，誠得如執事才識威望，而又習知江南事，宜者

往領安攘之寄，必無不濟。方謀議間，忽得來翰，毅然

請行，聞者稱快。本兵卽如所擬，但願以拯溺救焚爲

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

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人馬亦于

南都以東，隨便屯住防邊，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

爲瓜真二壘之防。有急易于徵調。至于召募鄉兵，求

間諜，懸重賞以待之，術取計破，用收不戰之功。又執

事之所稔知者，不贅言。此窮寇也，譬之困獸，不空急

鬪。鎮江以脆弱不練之兵，嬰其初至之鋒，取敗固安

而志則可取。較之閉門畏縮者不同。是空憐其志，姑

貸其罪，以責其後功。則人知自奮矣。指揮孔湧素以

驍勇聞，楊能又出京營，二人號爲出色，今皆喪敗，倘

不見棄絕。或可收之。桑榆掌印。指揮陳章。廉靜不擾。愛養士卒。以固人心。無出于此。且鎮江蕞爾之郡。驟屯重兵。外而防禦賊寇。內而承應上司。勞憊可知。可役其力。不可徵其財。文襄時移家此中。故爲桑土之當于并獨切它郡縣。多方區畫。錢糧輸送前來。以備供應。嚴有司

科派需索之弊。此止盜上策也。况鎮江衛官軍糧餉。經年不得支結。屢奏有行。未聞區畫。怨聲載道。怨極生變。難保必無。不可不慮。又思此賊。出沒無常。聞大軍之來。或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彼之計常掩夫不備。而我之患常生于所忽。故淮鳳之兵。不可盡撤。山東之地。不宜全虛。誓之圖之。

奉內閣吏兵諸公書

勦虜

某經理寧夏事務幾兩月。粗有次第。付之鎮巡。遂西出廣武。抵于中衛。簡閱士馬。申明號令。遵草地而南。八月初六日。至靖虜衛。竊見黃河以西。無處無寇。時出抄掠。居人既不得耕牧。過客復不敢經行。甘涼重鎮。儼然成一外境。食乏兵寡。守臣僅僅自保。虜橫而驕。無復忌憚。甚非好消息。河凍之後。變態難測。此某

節制中事，不得不繫懷抱，欲增兵防守，正墮無所不備之戒。師老財匱，卒恐無成，必得大舉一番，用祛生人患害。此田中之禽利，以搏執而无咎者也。但倉廩一空，倉卒無下手處，事在河東者，一面區處。河西餉道阻塞，不知彼處鎮巡，何以爲計。及今不圖，將來非惟客兵不可調，雖主兵亦難枵腹待斃。季孫之憂，又不專在戎狄間，他日必有任其咎者矣。詳具奏牘，惟主張國是者裁之。所論事恐命下之後，糧草未辦，或逼近冬寒，亦難輕舉。鄙見第謂先事題有成命，則可以相機而動，必待臨期取旨，往來須兩閱月，機會間不容髮，奈何奈何。若廟堂別有高見，明以指授，使有所依據而行，他日勿謂夷簡不進言，斗膽亦復云爾。千萬加咎。

記

朱憲副平賊圖記

平秦蜀叛寇

弘治庚戌夏六月，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上言：皇明撫世，普天率土，陶然太和，冰天炎海，雕題左袵，往古聲教所不及之區，皆梯航納

琛貢蠹斯逆賊野王剛者嘯聚不逞初起蜀之夔州
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
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近又擾我漢中金州平利
西鄉諸郡縣皇上弘天地之量不即加誅彼昏不
知稔惡益甚請勅四川湖廣陝西三省守臣調兵
討之帝曰兪無養患無助變無延及平民于是大
司馬承旨議設方畧移檄三省巡撫憲臣調兵率屬
刻期進討維時陝西按察副使高安朱公漢職在撫
民兼分巡漢中乃承戴公檄躬督陝西官兵泊民兵
萬餘人分道竝進賊聞風奔潰乃約會川湖官兵深
入賊巢麻柳埧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賊莫能支是歲
十一月元惡授首餘黨悉平疏聞上降勅獎勵給
賞賚有差朱公獲拜白金文綺之賜漢中之民相顧
而言曰始聞寇至吾儕子女幾無生聚之望寇平亂
息伊誰之功嗟我朱公維我父母其爲吏與士者亦
相聚言曰賊至不早撲滅民將動搖豈惟吏之尤亦
士之憂今居民安堵吏奉其職士安其業惟茲懋績
寔戴我公乃屬善繪者貌其平賊之狀繪爲圖予得

觀焉。晉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四郊多壘，詠得賊不誅，悉令歸農業。仁宗至和中，蜀人傳言有寇至，野無居人。京師震驚，張方平被簡爲蜀帥。至則歸屯軍，撤守備，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殺伐。若異是者，蓋益州之賊，初苦于侵苛，假息其鄉，無他志。至和禦變于未然，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者，故得以安之而無患。若野王剛者，自成化乙巳，遘亂五六年，有奇蔓延數千里，攻我城邑，戕傷我兵民，其鴟張跋扈，非文告所可招，而彌天之惡，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

不得不加兵。顧兵凶器，戰危事，將非其人，兵雖強不能必勝，玩昔愒日，糜穀費財，借曰勝之，所損已不貲矣。若公以文臣統師旅，不請益兵，不重費轉輸，笑談尊俎，安如平昔，坐運籌策，指麾諸將，月三匝而成功，視二張所爲，雖有用兵，不用兵之殊，其止亂安民，功則一也。圖之以詔後世，豈徒繫人之思，朝廷遏亂之武，勵臣之仁，諸大夫宣力之忠，并于是可見，而謂文儒不諳軍旅，其過言哉。漢中固秦地，倡亂者蜀人，古稱蜀人多變，習使然也。後之治蜀者，變之未形，當如

二張引二張雅意在此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必若公所爲。蒼生其不重困已乎。予雅知公。又嘉漢中之人之美。遂爲之記。

體國堂記

馬政

臣一清以南京太常寺卿被簡命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驛召詣闕授勅以行。臣伏讀勅辭有曰。夫廢墜旣久之事。更新興舉。責任實重。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簡命。臣拜稽首。自念以虛名承乏。重辱溫旨褒嘉。省躬增惕。如臨深谷。惟上端居穆清。知周萬物。欲修邦政。用濟時艱。乃詔本兵大臣。講求牧馬故典。粵稽牧馬之政。大備于周官。監牧之制。昉于唐。歷代因之。有衰有盛。而迄無善政。顧以爲病焉。我祖宗稽古。設太僕寺于兩京。山陝遼東。甘肅。又有行太僕寺苑馬寺之設。承平之餘。任隨勢輕。官因人廢。頃屬三邊多警。戎廢告乏。上煩官帑。編戶督課。下困民力。用厯宵旰之念。以陝西監牧之利獨優。至遣風憲重臣督理。得承制以便安從事。無前之典。寔自今日始。睿謨淵深。不獨爲多馬故也。方議之興。衆皆替其決。而祇憂其難。及

議之定。人或迂其事。而遽虞其弊。紛紜喧囂。莫之適從。然臣于體國之諭。得所以自處之道矣。大抵鼓不調之瑟。必費更張之力。而築道旁之舍。決無可成之理。故凡興廢補敝。鎮躁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有見于體國之義。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初督理之任。本爲監牧。繼而有兼理茶馬。及提調三邊戎馬之命。其爲役知勞而未知逸。其于人多怨而寡惠。其爲効害日去而利未興。然要其成功。未始不爲它日一勞永佚惠且利

之地也。亦姑自目前之所當爲者。盡心馬爾矣。出位逾分。以爲其所不得爲喜。功好大而爲其所不必爲。皆非臣之志也。非體國之義也。或者未嘗深究。若以馬政與民事爲二道。不思朝廷修舉牧事。非供馳騁田獵之欲。捍外衛內。正坐民故。夫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利害之相乘。古今以爲恒患。顧輕重緩急之宜。何如耳。誠重且急。則小損而大益。可也。暫廢而大蠲。可也。事在得已。無大損益。而徒爲擾煩。則寧止勿爲。雖付之無可奈何可也。若其心憚焉。惟浮議之及已。是

懼居其位弗事其事因陋就簡以塞厚責又安用是
贅員為哉臣懼 德意之弗宣于下且恐任事之心
或因以自怠也敢取體國二字揭諸督理之堂書此
以為之記

雜記

演習營陣事

營陣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營習陣
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
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

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
有進無退四字此用兵之大忌才公之畏敵宜也
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為哉未幾聞虜在邊

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與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
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
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與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每諭諸將
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
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放演火器事

火器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塲。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塲。見用此器。越

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

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

欽降者不敢用。何謂耶。蓋以俟大敵耳。

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鍊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叅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鍊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

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
如此言乃知所以用之矣軍遇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
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
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復哉

著演陣行兵事安

兵法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
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

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
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
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搃
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
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碁局局皆新如此操演
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今之下營布陣或如此法是爲真較閱也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
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

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濱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軍人務尋達衣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嘗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麻。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

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邈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陳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

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姑識之。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癢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驟然笑者。幾希矣。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揚石涼

兵法

二

千



皇明... 世宗

卷之五

皇明... 世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呈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九

萃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

遠關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何剛愨人參閱

楊石淙綸扉奏畧

疏

楊一清

災異修省疏

修省實政

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雹災傷稼殞人南北直隸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浙諸處亢旱爲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惟助陽之牛禍層見叠出尤爲奇恠豈唯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

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僥倖而人無懲戒與臣伏覩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淪洽于天下靡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窒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水堅寢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

為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諦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實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必正况百官乎萬民乎今禮部所奏荷蒙 聖訓采納竊觀朕心驚惕之語仰見 陛下畏天之誠會官議擬之文欲啓臣下進言之志化災為祥轉禍為福端在此舉臣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覽乾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

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錄讒慝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 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

之官論道為職。公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
災異策免公卿。今在廷大臣無如臣老憊亦無如臣
不職者。遇災策免實在所宜。伏望 皇上賜臣罷斥
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協心匡濟。庶幾 天意可
回而災變可弭。

條陳修省事宜

修省實政

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古人致齋欲使百工齊其念
慮。一其心志以交于神明。庶獲感通耳。今新春在邇。
郊祭期逼。宜于大祀之後。擇日齋戒。遣官祭告。天

地社稷宗廟山川引咎自責。以彰遇災而懼之誠。
至于名山大川及災變所出地方。就令彼處官司祭
告。此蓋為民祈福。非他淫祀之比也。

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今天下之民困窮極矣。其原
多由于刑罰寬濫。賦歛緊急所致。伏願特降德音。覃
及天下。先令各衙門斟酌事宜。開具條件。請旨采擇
行之。使囹圄少清。冤滯少雪。以體天地發生之仁。以
廣 朝廷好生之德。至于嘉靖三年以前拖欠內外
倉庫錢糧亦望大霽恩澤。其在小民名下未徵者。即

與開豁。若大戶侵欺。監追年久。果無抵業者。亦與蠲除。其餘宜量許折徵。仍視其年分之遠近。以爲折價之多寡。

一聽言以盡修省之實。六部科道等官。奉詔條陳利弊興革。陛下擇其切當可行者。依擬施行。惠及斯民多矣。其間實有迂泛不切。窒礙難行者。陛下權度報罷固宜。但其間亦有一二關係民精。有益治道者。伏願采而行之。若兵部所言復職任。如浙江鎮守。市舶太監。請改勅書。兼管地方。所宜改正。吏部所言

錄放棄。兵部所言憫遣發。都察院所言釋幽滯。蓋言近年放謫諸臣。以言得罪。及公務連累者。除議禮奉有明旨。姑未敢言。其餘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冠帶。閑任。可用者。仍舊錄用。則聖德愈光。各官進言。與陛下求言之意。皆無負矣。

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吏部用人。專以資格。夫課功核實。固足以奔走庶官。而激懦廉頑。恐無以風勵天下。宜令吏部以資格待常流。以不次拔英異。在京在外官員。果有才行超卓。各係時望者。不必拘以資格。

知取人不嫌于名。

量爲超拔。以警動後人。至于高蹈恬退之人。屈抑沉滯之士。可以鎮雅俗。濟時艱者。從公搜訪。具奏起用。至于庶官之賢否。吏部不能盡知。必寄耳目于撫按。撫按不能真知。而課績于催科之間。程能于趨走之末。故惛惛無華。則以爲拙。且懦。圓轉便給。則以爲才。且賢。况上之取人。多重于甲科。其在進士。甫及三年。卽有超擢。舉人縱有異績。多不得旌舉。而歲貢較之舉人。尤爲難矣。今撫按之薦舉。吏部之推擢。無得偏重。以至府縣佐貳官。其有才守可觀者。亦宜量爲薦

擢。近年以來。將官之體貌太輕。法吏之推求過甚。而况是非或得之傳聞。毀譽多生于愛惡。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搜遠年舊事。而廢棄統馭之才。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宜通行各處撫按。將境內大小將官。廣詢博訪。務得其真。至于平居體貌。當循舊規。不可任情摧抑。仍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科道等官。在外巡撫。巡按各從公推舉。堪任大將者幾人。偏將者幾人。各舉所知。不厭其同。

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戶部所言慎惜京儲。國家命脉。仰繫京儲。乞勅諭內府各衙門。今後匠官匠作軍人。除已傳陞招添外。不許再行奏乞。其騰驤四衛勇士旗軍。仍令兵部查照嘉靖元年清查冊籍。果係存留有名人數。准令替補。已經裁革者。仍舊裁革。其逃故缺役。止照常勾補。免令選收工部所言處借支例銀。陝西織造洋絨袍服。因本省贓罰銀不敷。欲借支本部開納事例銀五千兩。今照營建仁壽宮事體。尤爲緊急。工料尤爲浩繁。乞采納工部所奏。擇其

緊要者。如法織造。蠲其不急者。暫爲停止。借支例銀解部應用。

論明堂

明堂之制

臣按明堂之制。始于黃帝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祀上帝而言。周人則謂之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治之所。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兩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爲太廟。太室。然曰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則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中矣。故謂之太廟。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勅羣后。遂登靈臺望雲氣。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九夷八蠻。皆有陪位。乃頒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古今侈爲美談。魏晉以下。至于唐宋。皆有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之文。紛紛不一。宋仁宗以明堂爲王者布政之宮。詔以朝天殿爲明堂。合祀天地。始此。其後因之。臣竊謂明堂即今之奉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我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奏留卜雲

延綏將官

近者延綏遊擊將軍劉淵致仕。大同尚書王憲暫委延綏都指揮卜雲代領其軍。雲防守固原時。大虜入寇。奮勇力戰。斬獲虜首七十五級。奪達馬器物甚多。且雲之驍勇。臣所素知。頃兵部以陝西都指揮李佐充延綏遊擊將軍。佐雖素習兵畧。然體肥遲重。不任

辛。相。明。于。將。才。若。此。卷之六
勞苦以爲守將則可使統遊兵未宜且雲功成未賞
一旦奪其兵以與他人而置之閒散非但使邊將喪
氣亦重失邊人之心矣乞將卜雲量陞職級充延綏
遊擊將軍李佐聽候別用至于延綏官兵不時調遣
未嘗休息較之他鎮尤爲困苦都指揮楊時統遊兵
往大同已蒙賞賚其副總兵趙瑛及雲所領奇遊兵
宜一體加賞以作其氣

團營疏

京營事宜

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正統已
已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成化間
又增營爲十二分布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于後一曰慎
簡提督文臣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營務乞
專設都御史爲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
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領將非其人兵雖衆不
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紈袴苦不閒軍旅宜推舉各邊
空閒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
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慎選

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堅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分爲等第。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就中又選其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爲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弱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實用。軍士操練。相襲舊規。雖有可觀。然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逐羣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軍務

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于刀箭鎗牌及銃者。各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蓋廣教成三軍者也。五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辦。或營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發。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生憤怨。况朝廷養軍。月給米一石。歲杪又賜衣布。

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管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日查處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之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過數月。旋即羸弱。歿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卹。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人

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

祭禮議

三殿祭禮

陛下一身乃天地宗廟社稷百神萬姓之主。誠宜重惜。以養天和。以綏多福。竊聞每日而起行禮。可見世宗皇帝于奉先奉慈崇先三殿之前。出入門棖。上下

階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覽章奏。一

日萬幾向非 聖聰天啓、睿體神護何以堪此切
惟 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爲廟亦唯清
靜斯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閟宮未聞有每日瞻拜
之禮 太宗文皇帝正以 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
忌日行禮未便故建 奉先殿于宮內本以節勞而
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
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固言在廟之禮
也今 太廟 世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豈得復爲
繁縟之禮乎臣等參酌禮儀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
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 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
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
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至于忌辰古禮遷主
祭每止于其所當忌而不能及如有事 皇祖考但
宜及 皇祖妣有事 皇祖妣則不宜及 皇祖考
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
聖明採擇

論甘肅事宜

修舉屯政

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最久初見甘肅一

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于南北一線之路。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雜處。寇盜無時。自昔號爲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刺阿爾朮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涼。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斥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叩關。犯我肅州。困我甘州鎮城矣。爲今之計。旣未能奉辭遠討。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爲

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若不干逃亡者。設法勾補。見存者加意撫卹。脫有邊警。何以待之。河西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損。內地所派。旣不足外供。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卽釋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雖有官銀。無從糴入。以故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徃徃以銀散之。衛所軍餘。令市買納官。責限督併。衆口嗷嗷。怨聲載道。夫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旣有弊。惟

召商為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木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眾矣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今者遣官清查塞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故亦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播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陪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曉瘠無人願

假不得已終歲備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撞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眾者二人與俱請邊以補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為侶至則有田業以為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

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撥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此。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者。及清解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牡各一隻。犁鐮各一具。種子五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價種子。以備春作。更給。至于屯地之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于官。蒙

者。諭令吐退。而不追其徭可也。或有以虜警爲慮者。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一二月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且虜入寇。亦有時。隴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及有贏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鮮實心經理之方。臣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花馬池邊墻

修墻

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以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 聖朝允行又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邊防幸甚但所用之人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遠資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充而重其事權使藉可爲之勢令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借備遣諜套內無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

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塹高深廣闊丈尺如臣所畫套中故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旣成則以其餘力于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修補。

條處雲南土夷疏

制馭雲南土夷

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構亂仰厯 聖懷兼設總制督儲大臣且責鎮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以剿一隅之寇廟謨神筭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難測撲之不早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 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

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術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

皆貪官虛詐土官之故

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司徃覆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敢強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官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

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州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鎮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依。謀。之。策。

請勅一道。并賫執 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限其四十日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該土官人等。宣示 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凶孽。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 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摠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興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勞。其擒拏首惡者。賞銀千兩。于本職級外加陞二級。

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行之。賢于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懾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鎮守太監杜庶。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申嚴號令。將調到土漢兵分布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延推委。其合行事宜。謹條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

一夷民雖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

方而合其功。夷人所最憤。

借其。

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沮。不爲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大臣。仍留一員。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結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

一省城倉廩所積。歲入不足。歲用加以動調客兵。將

何支給。附近迤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逃避。無糧可買。其迤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迤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

一近訪得雲南都司。止有都指揮一員。宜令鎮巡官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請銓註。

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迤西人民。皆逃入省城。棄其室廬。即今城郭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驁之氣。宜量發官兵居守。令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輕重。量爲周濟。

一省城迤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川東州等處地方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歿。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

司早為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論不許通賊。指引。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

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夷出沒之地。宜諭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為之。庶接

境地方有所倚賴。

王府疏 王府官陞遷

部覆以左右布政亦係二品官與尚書埒苟有才能
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祖宗初無此例。惟宣
亦可自盡此制遂不復改今則天潢之族有焉侍從
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為漢府而
者無論王親
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為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
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
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閣井白丁。
板援宗戚。轉相誘引。奸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
來。宗室構逆。如真。鐮。宸。濠者。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
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族屬。俱不通籍京朝。
疑忌不已。深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株守
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充之。而人亦甘心自

棄。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

任用。蓋聖祖惇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于考第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院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至尚書。臣愚謂畧如國初之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績，如例黜陟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國可保無事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心閣去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龍卧子

夏允彝瑗公

宋存標子建叅閱

王文恪公文集

疏

王 鏊

時事疏

時事

臣伏見國家自

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及今

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

陛下卽

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爲可憂未可以爲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况今天下名爲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卽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攷攘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孽胡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爲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

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以爲功或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爲憂未可以爲樂也。比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懼脩省之心矣然愚以爲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脩省之寔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務。二曰急延下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節用之爲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 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卽皆上口此天假 陛下聖明

之資也。自登大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貴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况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

依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爲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 仁宗

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 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

爲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踈讒說殄行。始得行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觀。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

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瑰竒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所貴而名又太重不可居耳書札。不論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筮庶吉士。

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略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爲此非祖宗故事。臣愚以爲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

客吳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旣去旋留不急之

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臣願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敕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亦可知。

也。何患國用之不充乎。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

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

後漢擊虎以傷盛德也

乃馱從左右。馳射爲娛。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馱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陛下者乎。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唯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上邊議八事

樂虜方畧

臣比奉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

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此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

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而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闡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

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論。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

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

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者。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固當列之于屏風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

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

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任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爲然。卽請下廷議。如

以爲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翦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

歟臣以爲旣立總制。闡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

不得爲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一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詼勞其功詼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千人。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

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節○之○奴○間○亦○有○內○隙○可○間○也○。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節之首者。

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賞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雪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恒見其寡也。善

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之名將如楊洪之在大

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

此最爲可恨

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徃徃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則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剉虜。

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未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覩望疑遲。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議

尊號議

與獻尊號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與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鰲曰。如之何。鰲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心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愬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瞍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狼狽之私心。而可爲萬世

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爲尊親之議。當時譁然攻之。以爲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衰爲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皇后亦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

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况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不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

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陶恭皇。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

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

此議出入永嘉新都人問

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蕃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僞之子。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所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愬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時大禮議尚未定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故爲此言耳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得矣。

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吳中賦稅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爲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父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

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者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爲例。爲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

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

有從人起者。有從田起者。

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湏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鱖菜膏。

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

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撈掠之下。此一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旣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

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饑殍塞川，甚可憫也。雖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爲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寔難。罄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爲計。孟子有言：蓋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以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家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而重爲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稱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蜀中水利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鶴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修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隄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淞江南直隸皆

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昔關中大飢人相食於是陸輦荆襄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疆國也辨論極確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掾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劉世熙名吳吳有白

茹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謫。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爲君贈。

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治河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

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舻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爲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漕以出於徐。於時向東水且落槽。乃於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牒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旣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混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濟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飲其役者。通政司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

劉福通判王文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于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記其事。

江淮平亂碑

平流寇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然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豎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彥明

以羣盜歸本逆，堅得休且事實也。

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戮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柒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

平口遣許副總泰卻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群不逞且蠶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堦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旣敗斲率其衆而南九月陸柒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二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叅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退之遇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柒彥明歾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七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沂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

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質蹠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柴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遊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臯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拚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賈勇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効歟。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云。

雜著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勅

江南巡撫

右刑部侍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勅也。問錄一通以示臣鑿。臣鑿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羸縮。豈不在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縣。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飢。上採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克物。時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內請以兌軍諸費克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不足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之功。尚可

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講學篇

講學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族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日之間風雨則免一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異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

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故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

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皇明通志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

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

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
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
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華亭 陳子龍 宋徵璧 尚木

徐孚遠 閻公 李 雯 舒章

謝廷楨 提月 參閱

楊石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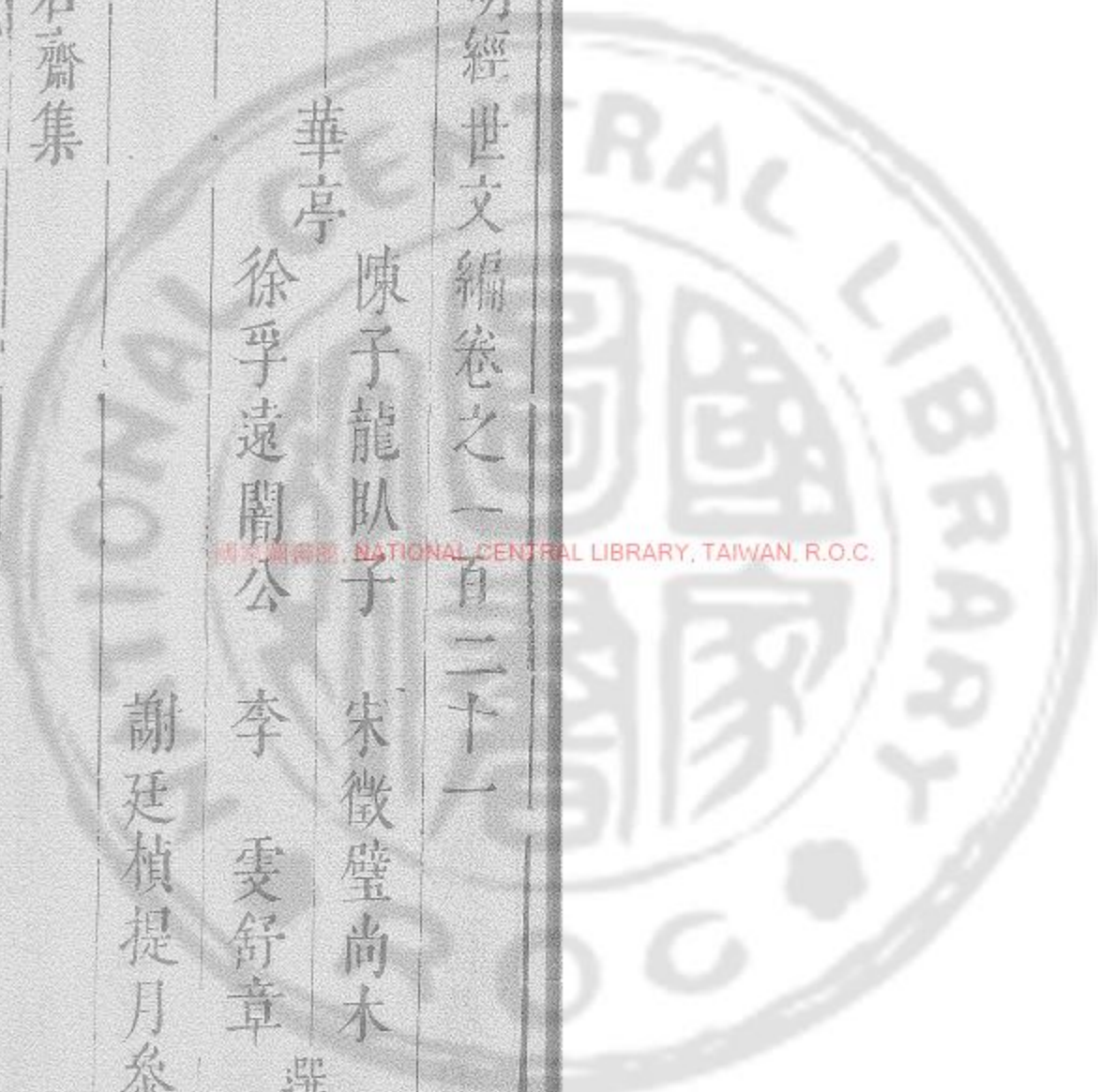
疏

楊廷和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遵祖制

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官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官衛之防，以消弭禍。



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制治保邦之言。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爲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

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闈。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清明之氣。以裁

決萬機竭享獻之誠以昭恪。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爲待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務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悉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旣謹。亦可盡釋於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議處江西事情疏

寧藩

謹題本月十四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同到內閣。送下御史蕭淮所奏一本。傳諭聖意。令臣等看詳。

議處。臣看得本內開稱寧王聽信奸人。出入王城。撥置主使。陵轍官府。強脇郡王。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死平人。霸占官民田土。差來內官旗校人等。潛任京師。經年累月。前後踵接。不知何所營謀。及江西鎮巡官太監畢真。都御史孫燧。御史林潮。不能以理規正。却又過爲推美等情。其撥置主使之人。各有指名。又與前次本府典寶副等官閻順等所奏大略相同。事關宗社大計。宜存遠慮。臣等查得宣德初年。趙府被人訴告不法事情。我宣宗皇帝遣駙馬都尉袁

容都御史劉觀齋捧勅書前去戒諭趙府隨即獻還
 護衛及羣牧所朝廷待之如初合無照依前例寫書
 一道遣司禮太監駙馬都尉御史各一員領勅前去
 宣諭 皇上保全宗室至意姑從寬貸令其獻還護
 衛并屯田仍屬江西都司管轄其所奏占種官民田
 土等項亦各退出先年聽招賊首凌十二閔念四等
 及其徒黨逐一散遣一應撥置人員不許仍前在府
 出入仍勅江西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并護衛指
 揮千百戶總旗等一一遵奉施行如此庶幾朝廷親
 親之情發兵祖宗世守之法兩盡而不廢矣臣等未敢
 擅擬伏乞聖裁

論居守疏

居守

看得京師居守關係甚大古云居守一云留守本朝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自南京巡狩北京命 皇太
 子留守南京此而危見乎辭可為諫法次年駕還南京又命 皇長孫留守北
 京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親征漢庶人命鄭王襄王
 居守此 祖宗累朝居守故事人所共知今 聖駕
 親征京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伏望聖明留神裁處

宗社幸甚。

請免禁殺猪疏

免禁殺猪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
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
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
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
其由臣等切思民間豢養牲豕上而郊廟朝廷祭
祀宴饗膳羞之供下而百官萬姓日用飲食之資給

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
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
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
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况小
民畜養貿易以此爲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孳息蕃育
是可禁乎至于十二支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算
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爲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
古者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

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請拆毀保安等寺疏

保安寺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有失人心。至于冒請名額。奏求護勅。甚非 祖宗舊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剷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照詔旨。通行拆毀。其于聖政。深爲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于國。無損于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于國。傷風敗俗。下

焉有損于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爲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取喻切近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請慎選左右速停齋醮疏

近侍齋醮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管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卽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

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無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纒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旣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旣入。聖賢之經訓。

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爲陛下聖德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引誘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寅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麵蔬菓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褫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于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 祖修德保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于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于是矣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一法令

近日巡城御史劉黻題叅并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被革役克軍匠李陽鳳等撥置科歛事情已該刑部

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依宋鈺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為聖德之累夫朝廷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擬罪發落此乃 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

近來大獄法司未肯定罪亦

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人犯事未歸結

有送鎮撫司者雖德一時非正法也

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雖正德年間，權奸亂政，亦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為決，蓋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也。皇上若加省覽，則其事非可否，必能洞見，而聖意于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臣等既未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

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請停止織造疏

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

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滄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

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

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以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領于有司而不造內臣地方之費稍省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伏惟 聖明留意。

序

送參帥白廷圭分鎮松潘序

松潘參將

昔漢通西南夷，立郡縣，以笮都爲沈黎郡，今松潘以南是也。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今松潘以東北是也。自是代爲中國邊患，叛服不常，僅自保就，斯亦善矣。乃若窮兵致遠，欲以厯其才，犁其庭，一舉而釋我外憂，則非善謀者所及知也。我朝 列聖繼作，文命四敷，內治旣修，不忘武備，乃眷西顧，每簡文武才智者，授之兵柄，鎮撫松潘，仍以二偏將，參之東南，用戒不虞。今上登極初，大明黜陟文武臣僚，各稱位置，於是松潘參帥李侯晉總鎮，而以都指揮

白廷圭代之。且行與之常所來往者。謂余曰。子蜀人也。習知邊事。其爲廷圭言之。余居鄉未久。不能知無以應命。則據往牒所載。叅之時論。以告之。夫羌地剛鹵。不生穀粟。時出鼠竊。以自全活。固無他異圖也。先此致之舉之本是爲將者。欲以多殺人。貪天之寵。每因其來會盟時。醉之以酒。盡殺之。無一得脫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髓。兵連禍結。將無已時於乎。羌亦人耳。獨無好生之心邪。若人者。亦獨無人心邪。或及以是加之。其心當何如耶。愧予少且賤。不能達之九重。論以法耳。抑又

聞之。諸道餽餼。皆取之六郡貧民。往往親負戴走百千里。而致之官。峭危峻險。且行且息。日不能三四十里。米以斗筲計者。多才五六。出入氐羗聚落中。或剽而取之。輒拱手以聽。莫敢誰何。戍卒亦盡出月所得。旣廩爲之取道。否則鼓角之聲。不得一時息也。典守者又何爲而坐視其然耶。誠能嚴守備。明賞罰。申號令。卹兵士。時時宣上威德。招來酋長。諭之禍福。間一賞勞之。使知恩之所自。不敢側視之。或少犯我。則親提一旅。往問其罪。勿弛以玩。勿黷以逞。彼將畏威獻

歎之不暇復何能爲哉亦何敢爲哉在漢時氏人慕
羨曾上樂詩三章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蠻夷貧薄
無所報嗣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近世守臣建議亦謂
宜撫之以恩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由是觀之
則其所志可知矣吾固以爲無他異圖也或者必欲
殺之以貪賞何邪李侯守之數年靜重嚴武兵不告
勞而邊境寧謐廷圭試往問之又從而損益其所行
者亦足矣廷圭能讀儒書嘗應武舉中選廷臣又以
將才薦遂總京總號令至是復用羣議受命且與李

侯同事將領和則士豫附繼自今蜀之邊事可無憂
矣廷圭聞予言喜而再拜明日遂次第之以贈其行

頌德餘音詩序

救荒

吾蜀號稱富庶之國自成化間都御史孝感張君瓚
蒞之造爲邊學勤民于兵於是乎財力俱匱公私一
空矣蓋先是公府多積貯每歲常賦之入大較數千
萬石以十餘年計之必有三四年之積諸州縣羨倉
歲所收多者數萬石少者數千其又少亦無慮數百
石如是者在在有之當是時屢豐年公廩陳陳相因

民亦少所請于官也。張君廉知之，欲因兵事爲奸利，遂屬有司，令民常賦毋入粟，諸羨倉所積盡糶之，得銀若干萬兩，致之軍中，曰：將以是犒諸有事于邊者。守土諸公承旨趨風，莫敢誰何。州縣之吏習於耳目，所聞見以爲久無水旱疾疫之變，亦安然應之。徒以取容一時而不虞後之及于患也。比年以來，旱魃爲虐，災沴薦臻，五穀不登，公私無所仰給，死徙者幾及大半，然則謂非張君之遺患歟？于時告亟者屢上，當宁憂之，遂出太府銀若干萬兩，截綱米若干萬石，

遣廷臣分道往振之，百萬生靈嗷嗷待哺，然西蜀道遠，不利轉輸，欲取之關中，則有棧閣之險，取之荆襄，則有瞿塘之限，智者不能無扼腕之嘆，顧在良有司，各圖方略耳。今年有自重慶來者，語余曰：使諸救荒者皆若吾郡守某君之爲，則垂歎之民其庶幾有瘳乎。余亟問之，則曰：初君下車時，斗米銀半兩，君亟會計屬邑所積粟，減價糶之，力不足糶于官者，計口貸之，有差仍卽各寺觀授粥，招流徙者，各以便來就食，責健吏主之，而命私相覺察不共事者抵罪，又以所

糶銀遣人四出易蕎若麥數千石給民有種無牛者使保伍勸相從事荒田棄地則以屬之庶人在官者而收其租百爾所爲詳審周密幾無遺策蓋其爲心也若治絲其任人也若擇鑿其用力也若奉漏甕沃焦釜乘奔馬下峻坂而疾馳所全活不啻數十萬人矣重慶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其亦幸而得君以救之於今日其亦不幸而不得君以備之於當時也余意誠使君遇張君必將開陳利害以格其所令縱不能盡違之獨不得止其已甚者乎縱不能行之他郡獨

不能庇其所部乎此余所以爲重慶之人幸而又竊嘆其有不幸者多也昔宋鄭富公一代偉人契丹之使以口舌代甲兵使數十年虜人無南牧之患其功蓋不下澶淵之役而公每不以自足獨於青州之政時以語人且曰過于中書公二十四考矣然則君今日所行其所稱述當何如耶君嘗爲戶部郎中時常總遼東軍餉奏議甚多余間從史館閱之而知其用世之志今其所爲又如此非達於治體而勤于職業者能之乎郡人之懷惠者相與形於歌頌凡數十篇

傳來京師，聞而和之者，又數十篇，題曰頌德餘音。余因感張君之事，不可追，而喜君輩之能善其後也，特書之以勵其成，并以告夫來者。

贈都御史邃菴楊公序

馬政

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窮者時也，亦勢也。變而通之者，人也，時之所在，勢不容于不變，而必有待乎其人。若人者，必道足以濟時，才足以通變，乃能起而當其任，天固若有意生之，以乘其會者也。我國家邊守之務，西井爲重，而陝居其半，三邊之用，兵馬爲急，而

馬居其半，陝之馬，或取之監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馬政之弊，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陝之監牧爲多。其弊之甚，蓋所謂窮而變之時也。執政者，思有以通之，乃議設憲臣一員，專理其事。於是南京太常寺卿邃菴楊公，應寧擢左副都御史，奉勅以往。初建議時，衆皆難其人，私擬公，或謂公久勞于外，恐非其好也，則又相與語曰：「朝廷爲官擇人，當視其能不能，不當問其樂不樂也。」已而命下，衆皆以爲宜。夫天下未嘗無才，顧用之何如耳。天之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抑其進于前，而大其施于後。宋英宗嘗欲驟用蘇軾，而宰相韓琦不可，謂軾之才器，終當大用，要在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公自幼時，以穎異聞于天下，用薦入翰林，讀中秘書。年十五，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三考，待次久之，乃陞山西按察僉事，提舉學政，移陝西，又久之，乃晉副使，所至以身爲教，兩省士風爲之一變，自是公之名益重于天下，天下之士惟恐公之不任用也。尋召爲太常少卿，再

轉南京，以有是命，臺諫亦交薦公，文章才略，夙負時望，今日當委之專任之久，以責其成效，公必能講求祖宗立法之意，循名責寔，修舉廢墜，而不負簡任之重。如公者，所謂培養之久，天下士畏慕降伏，而惟恐其不大用者，非耶？夫此一事也，疑若易然，然當積弊之後，勢已窮矣，非公之才，則有不能變而通之者。予嘗讀衛風之詩曰：秉心塞淵，騷軋三千，魯頌之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初竊有疑焉。旣而思之，則知賢者之用，無往不宜，以塞淵之心，無疆之思，雖施之牧事，

其明効亦至于此。然則公之任此正朝廷爲官擇人之意，公亦何慊於此一行哉？公之行也，其門人太常少卿喬君希大、春坊諭德靳君充道、諸君子喜公之大用于時，而陝之牧政有成也。相率屬予言贈之，子辱知于公最久，且厚，故不敢以不文辭。

記

水西新建十橋記

水西建橋

水西十橋，乃貴州宣慰使安氏父子之所建也。橋旣成之明年，今宣慰圖其水之源流，并其始終事之歲

月遣人詣京師求子文，刻于石，爲之記曰：水西之河，最大者曰陸廣，陸廣之西上流曰稿池，又曰芭蕉，下流東注曰黃沙渡，曰烏河，又數百里入於清水江，又東會于涪江，其源之大於衆水者有四：一曰洛浙，二曰西漢，三曰七百方，四曰滴澄。洛浙之水源于卜乍革之南，入于西溪，又達於七百方，又會於鴉池，兩溪之源導于化閣山，轉於西南，合于洛浙。七百方則自普安會于洛浙，入于鴉池，滴澄之源出于九溪，東北至于威清，又北至于鴉池，達于陸廣，其曰青山，曰老

宋曰卜茫皆因其地而名隨之非有二也大抵四河之水迴折數百里而會于陸廣出入山石崖竇間一遇峻隘如退如東激蕩震掉若三軍相持怒不得逞者及其奔放衍肆一瀉千里如自天而下浩不可禦每春夏淫潦其勢彌大覆舟溺死者亦聞有之秋冬霜降水落寒可裂膚病于揭厲居者怨于室行者嗟於途富商大賈無所爲而至雖有魚鹽之利山林之材土人居然視之卒未之能致也故嘗有橋率架木爲之不踰年輒壞用力多而獲利少人亦勞止良非

遠圖宜慰父子更以石爲之排積沙以定其基布巨石以貫其底圓空其下瀟水象月或三或五或七視橋之袤廣而多寡焉欵密堅緻踰于實地橋有十一曰頭鋪二曰得鳥三曰鳥西四曰西溪五曰虎場六曰朶泥七曰蜈蚣八曰秀水九曰麥架十曰查覩西溪虎場朶泥麥架皆先宣慰爲之頭鋪六橋則今宣慰之所經畫者問石焉取曰卽于山問役焉取曰卽于傭問費焉取曰卽于宣慰之私藏而民不與知蓋自成化己丑始事至丙午訖工歷世以再乃克底績

非先宣慰知不及此固有待也。歷年十有八次第告成。不欲速意羣力畢舉。或勞人也。成之日。萬夫懽呼。四境慶幸。鄉里長老相與舉酒歌頌。二宣慰之偉績。實旅負販者。往來深谷巨箐中。無分於昏夜。如之東。西家焉。休勞夷險。其益亦大矣哉。嗚呼。水事之重。自古然已。周單子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梁。知其必亡。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而申以王政。徒枉輿梁之說。亦又有以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具在傳記。可覆考也。二宣慰其亦有見於斯歟。余

嘗聞西南世祿之家。每以安氏爲稱首。既得其家世

之詳。則知其始封于蜀漢時。上下千五百年。世態之變。若罔聞知。意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今觀二宣慰。雖一事之小。而所以用其心者如此。則他所以利于生人。承于前烈。以寬朝廷西顧之憂者。從可知矣。安氏之世濟其美。固如是哉。昔韓愈記汴州東西水門。至今讀之。猶若親見。當時之役。十橋之建。功十倍之。而無如愈者爲之記。恐來者末由聞知。則雖或入于圯毀。而未有爲之一舉手者。姑用直述其事。以俟。

若乃橋之所在，與其歲月之詳，工役之數，請列之碑陰，茲不贅。先宣慰名觀，今宣慰名貴榮，俱誥授昭勇將軍云。

雜著

書題奏錄後

題奏錄二卷，廷和備員內閣時所上也。在先帝朝者爲前錄，今上初政時者爲後錄。自正德甲戌春至嘉靖癸未秋中間除居憂三年，總八十疏。或謂廷和入閣實自正德丁卯冬，而壬申以前錄未之及者，于時

文正李公當事，凡有建白，皆倡自文正。奏稿盡出其手，廷和不過贊其決耳。及文正致仕，其則不遠。遇事有不可，必與同官執義以爭，爭之不得，乃以疏上。或至再四，多無批荅。亦有不具官不稱名者，蓋竊比於嘉謀入告之意。議擬之頃，倉卒立就，故不暇於潤色。辭或過激，上每優容之，無忤也。亦有疏上卽允者，外廷皆不及知。嗚呼！二聖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雖堯之舍己，湯之從諫，何以加諸。間有不能回者，則以廷和積誠未至，議論未明，不足以動天聽耳。此意

疏中亦嘗及之、而中心恒以自愧、輔導無狀、廷和之負我聖明多矣、今雖退伏林下、時一念之、未嘗不皇

恐自訟、汗出而食不下咽也、載念廷和于諸公無能

武皇穆駿西馳而天下晏然者以任

為役、而諸公皆諒其疎直、開誠相與、不比以同、不矯

相得人也

以異、有倡斯和、惟義之從、二卷所錄屬草多出諸公

前錄則敬所、蔣公、礪菴、毛公、後錄則湖東費公、自辛

巳冬、召起與二公更迭為之、而廷和附名其間、藉以

寡過、昔召公之於周公、或者猶有不悅之疑、富鄭公

晚年與韓魏公、容有不合、廷和何人斯、而所遭顧過

之、此所以私自慶幸、終身誦之、而不能忘焉者也、集錄既成、謹識其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身明經世錄

卷之一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吳欽章含文叅閱

姜中丞奏疏

疏

姜洪

陳言疏

臣蒙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于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

過夙夜不寧，不幸先帝奄弃萬國，哀號遠聞。皇上紹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見逐，卽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弃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聖明天子出焉。

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盡忠之道。謹奏八事，仰贊聖明，贛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詩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爲所溺，則不得其正焉。皇上卽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十溺志，異端讒諂，易于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爲其所雜也。伏望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爲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于正理，而王道工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

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進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至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卽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諒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旣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掇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

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讒。上下之情不通久矣。皇上卽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皇上夙明恐人言攻擊欲先。

以箝人口也。伏望皇上鑒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折廷諍。至于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僚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于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于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

○此○語○可○爲○入○日○三○嘆○

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觀皇上卽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憲章、行人司副莊昶、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

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紛專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

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銳勇。

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稱及內臣亦官府一體太監懷恩，雖稱官臣

之義也

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

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

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

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皇上

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不掖庭婦除之事。傳宮禁出人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特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擎拳曲躬爲敬。不顧人君社稷爲重。惟事逢迎奉順爲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弗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朝廷之政也。近年壹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爲常服。各位之濫

莫此爲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執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地。幸賴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艸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皇上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莊嚴自持。

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主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廻生歿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修練之術。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斲我彝倫。爲世大蠹。度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况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

皆其所主。豈有求媚鬼神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
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
佛道始盛。天下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
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太祖高皇帝。禁人私狃
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
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
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
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
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

幸無比。去歲靈濟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
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
年水旱災異。百姓飢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
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皇上
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聖
明所爲。出于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
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撒毀。以絕
羣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僞。若以嗣位
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修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九
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做至 皇上
而始正矣

七日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太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不急之物。飾簞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犀

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多者

矣。

宜獨提。駟傳并。隱商。標而。延。害。人。又。論。

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褻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皇上卽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恩也。伏望 皇上

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大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項。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色人匠。無下數萬。着令依式製造。尤爲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于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君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躋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綉。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為。比其他奢侈之君。始又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美。初節之難。而能保晚節為尤難。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初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事類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于未然也。伏望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甚一日。虛心

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盛治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范 奏疏

疏

范 珠

修政弭災疏略 弭災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

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效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入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而此者每得京師士何由功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斤齋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

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奸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頽靡至此可爲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執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冒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斐度之賢亦爲今之弃人矣夫旣因言選官必欲循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九 今言官每云各修政業弗一務○冬○言○不○知○言○官○舍○言○

各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

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

往時言者稍侵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狴犴之入

甚者遷謫遐荒冤歿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

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

德臣伏望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于得

人言必貴于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

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奸慝不去忠賢不進刑

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

夷不服乞將臣戮于市曹以正今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

人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

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

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

臣訪得更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

夏瑱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

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視其謀猷設施，果超出于流輩，果無媿于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趑裝卽歸，略不顧惜，弃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末景于桑榆，負厚顏于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憊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膏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卽衰疴，士林仰慕，時論攸歸，各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臣伏望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綵。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勅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秘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我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好諛，無從爲計。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淡洽萬一

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

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羣下噴矐瘖瘖面墻而

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閑已發于四方

是非獨蔽于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

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

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壑蔽之計肆奸罔

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

今後凡遇內降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于午門前

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臣至正之道不為瑣屑

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一端

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

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

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糧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送迎之遠邇。何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問善于

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恭虛稱爲平恕。失於阿附者。髮鬢微白。卽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于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

可用。甲以墨

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益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儒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賍濫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奠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見于今日矣。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李雯舒章

朱積早服叅閱

凌谿先生集

序

朱應登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凱旋

川蜀久罹鴟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搗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

受敵卒冒圍而出奮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者厭士
馬罷苦議欲撫之卽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
戟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
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縣爲築蓋廬室
皆給薪菜塩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
欲得臨江市也會朝廷憫念總制尙書洪公勸勤
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今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
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
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
邊略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
癸酉春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褒斜踰
保寧出劍門關聯山絡谷猖狎並進適廖黨亦至自
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與新附
者爲陳我師獲俘甚多度弗勝迺盡出其所謂老酒
者與戰旣又弗勝遂叛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
州諸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
九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
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險惡諸鵠出入谿谷捷如猿

猱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可破。官。兵。縱。賊。利。其。金。錢。以。爲。長。策。諸土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不爲厲已也。公密用君計。排群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拾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貨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没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爲將士者。進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于有斷。然後能勝。然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怒。俾民心閱。彭公以之。又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爲文。餞之。應登謂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概。以爲序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叙

平盜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孝皇考豐亨豫大之後，民佚以康，崇極而北。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鄢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為暴亂，自後群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于漢南，阻山負谷，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詔切責職吏，跡捕甚急，廼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洪公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糧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謀，靡事不任。宣勞為多焉。我師既集，僉曰：姑論之降，俾母于天刑。迺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魁三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胄首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來降而擒斬之，恐非所以示後闖其緩以肆不逞。君既覺，率眾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湖南。繇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密請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勦民將焉用之。怒其叛而哀

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津之盜曰曹甫者，眾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遂率眾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惧誅，復回保寧。君乃挺身即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臧，逆爲否。汝尚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卽汝不解，行且夾攻汝矣。夫鳥巢于幕，魚游于鼎，豈久安之道邪？甫用是感泣下馬羅拜，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仍往來督軍。六月，君廼再

不難于賊降難于解散

入保寧，指授方略，以戢以討，有忤必劄，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邊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宣勞任事，尤不可少也。屬予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睹事扼腕，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懦夫、口不能道辭、迺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携家、彎弧挾槊、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爲權、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褒顯有功、固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爲賀。

蒙化左氏家譜序

左氏家譜

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育世奴進者、唐貞觀間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蒙舍詔、後與

此蓋六詔之先也

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再封爲雲南詔、已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昌邏、其肇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鳳閣異、由異以後譜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爲順寧府同知、尋易府爲蒙化州。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禾率其部落人爲先登、旣有功、迺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官、迺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爲知州、禾任旣勅、傳之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

替當其靖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搃旗宣勞效忠視禾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迺効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卒以麓川功進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朝廷錄遠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爲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瑛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能以其餘力禦寇盜

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綏輯境內無盜憂其奉職循理猶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技士至蒙禎迺再拜請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旣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惧其久而隳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廼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名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于此乎錄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

知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彝理，緝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之化哉。然譜者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蓋觀祖考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涖茲土，信能忠貞，致主勉修其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于陵夷衰微也。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河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滙，長隄委屬，南接秦

郵甃湖匯焉。布護漫汙，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瀦者日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漑，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達己卯，又二歲復

大水歲因以不登。于是上下始怵怵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涖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寔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職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克其費，以鏹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廼伐石于鄰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土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甃于寬閒之阜，而搏

者寢廣廼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旣和。交臂受事，旣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圯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盪，嚙者以安。于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芻者莠牧者樹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者積患之餘，拭覩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贈之。應登郡人也。其欣戚之情，視衆鈞焉。廼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爲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

老以爲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爲民興利者焉。夫爲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叅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遂遂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爲之先。無德色以爲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卽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漑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武廟南征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迺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當行。已而罪人旣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宣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

幾而無智名，抑末彊而無勇功，休名赫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之務，敢借周爲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爲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從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日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爲哉？曰：配天祀神，自時中又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卽舉之。曰：秬鬯命寧明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其地，褒功行賞，未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

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盍於今天

子觀之。夫金陵我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

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

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

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荆平家難，其功如今

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于治洛之事者耳。豈有

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聖天

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周成言也。至于侍從

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
拒鬯以周公爲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
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
也。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
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
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聖天子今日之
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美彌遠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修也合山文
事愚安能無屬望于公平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璠公

楊澄清通侯叅閱

蔣文定公湘臯集

疏揭

蔣冕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

停差內官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
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狼狽况



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然往日開中鹽引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邊方既無以仰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蓋因公差人員成化中此弊已盛奏討引目數多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鹽課成法又

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邊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多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人君之所

當敬者惟天與 祖宗而已 列聖以來每于郊廟

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悅

豫 祖宗考來格災害不生福祥駢集具有明徵初非

以奉事西佛而然也乃若身思藏者西番化外之教

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 聖

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遣

使送供浪費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延綏

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

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瘡痍之民尚未

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布政司等

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患無

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

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

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都布按三司等官及甘肅

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

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

以此意撰寫勅書臣等躊躇累月未敢仰承 聖意

緣前項地方兵荒貧窘民不聊生若令措辦錢糧取

之于官。則庫藏匱乏。取之于民。則田野空虛。所在大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詔旨。無得違阻。而公私匱竭。無從出辦。儻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顧。竊恐事極變生。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將來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 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民如子。切切以保安地方爲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竊意 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罪也。况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爲邊患。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机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便

宜處治。惟軍机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此爲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持以關係 聖治。及地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迴鑾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

支給錢糧題本

請迴鑾止鈞帖

伏自 聖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日。今恭遇 萬

壽聖節凡親而宗藩遠而外夷其奉表來京與臣等
在京在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天顏山
呼舞蹈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况孟冬伊邇禮
當時享太廟若非及早廻鑾躬親奠獻其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皇上報本追遠之意
又况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摠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摠兵官印信鈞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糧槩以此帖
行之臣等伏見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該部
奉有勅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

他日設有奸人不與爭體統而獨言利害之意乘机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別真偽

一槩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皇上思祖宗付

託之重念兩宮懸望之深即日廻鑾以安中外今後
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糧仍遵舊制而行前後印信
鈞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
人他日指爲口實以爲臣等之罪宗社臣民不勝慶
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扈從宣府官兵

臣等竊惟宣府爲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

于此用以外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聖駕巡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副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甚矣虜賊近邊住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以潛形匿跡者安知彼非欲乘机伺便以遂其奸謀詭計使我暗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駕至前路少留數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心皆皇皇無措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于此者此實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皇上俯鑒臣等愚忠深惟宗社至計慎重邊防及早廻鑾卽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虜窺伺之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

停止賞邊銀兩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聖旨以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朝廷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糧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盔甲弓箭等項一皆給之于官今一旦恭遇聖駕巡邊凡防禦扈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孰敢希望賞賜况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府庫田野在在空虛戶部見在各處解到折糧折艸等項銀兩止湊得二十萬兩又查太倉銀庫正銀全無止有每年積下餘銀一十五萬兩二項共湊得三十五萬

兩緣太倉餘銀原係備邊軍需之物該部見在折糧折艸銀兩又係見該補給在京軍官夏季俸銀衆情懸懸日以盼望今已歷過秋季而夏季該關俸銀尚未得關支奈何奪此以與彼豈宜大邊兵宜加憫念而在京軍官獨不宜加念哉又該部欲開各處生員納銀入監之例緣前項事例非遇兵荒緊急事情不可輕易開行今以無名之賞妄開事例他日萬一或有如往年流賊之變及去年白羊口北虜犯順之舉事出倉卒欲用糧艸無從措辦又將設何方法以應

急哉伏望 皇上節用愛民，停止無名之賞，收回前日傳奉 旨意，止令該部將太倉餘銀解赴見差侍郎鄭宗仁處交收，准作該鎮正額糧艸之用，仍將該部見在銀兩照數補給軍官俸銀，嚴勅該部今後不許妄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以致阻壞選法，尤望皇上重念 祖宗創造之不易，大內居守之無人，朝廷政務日有萬幾，不可一時而或忽，即日廻鑾以安宗社，天下臣民不勝至幸。

請勿墮虜計中揭帖

聖駕親與虜戰

伏惟 皇上駐蹕陽和，久未廻鑾，今該大執虜賊擁衆而來，旣以一枝劄營陽和後口，窺伺行在，欲謀入寇。又分一枝搶鹵陽和西南地方，以阻延綏人馬東來救援。又分一枝東至宣府各處地方，其後面相繼而來者，烟塵不絕，蓋又不知幾千萬衆也。虜賊壓境，旣如此，其衆其爲計，決非往常劫掠牲畜，暫來卽去者比。若思慮不審，輕出與之接戰，則卽墮虜奸計中。他日雖悔，亦無及矣。遠則漢高祖被圍白登，近則我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爲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皇

上以宗社爲心，切勿輕視此虜，縱使虜賊三二十騎前來誘引，亦勿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堡官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遠，猝難拆牆而入，則請皇上輕騎入關，嚴兵殿後，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英廟覆轍。此誠宗社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有亡。誠不可不熟思也。臣等興言及此，言與淚俱下，伏惟聖明俯鑒愚忠，留神聽納，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郊禮不可行于留都舊壇題本

諫止留都郊祀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暫于南京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國家大事，莫大于郊祀之禮，是以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莫不致慎于斯，仰惟皇上奉天明命而爲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參之今制，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未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皇上俯垂采

納停止前議，早賜迴鑿，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臨事，尤加敬謹。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書，列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事迴鑿，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孝宗敬皇帝嘗因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聖心兢兢，甚不自安。每語

近侍群臣，以此爲歉。及至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聖心始寧。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仁祖一位，永樂初方增太祖一位。自遷都已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若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舉無異，竊恐涉于不

皇明系十編
卷之一
郊祀
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嚴謹省視。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于此。如此而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于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并所祀牛。犢。古人皆謂之帝牛。以其祀昊天上帝也。凡帝牛。若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死傷等項。不敢輒代。以他牛。必取在滌過三月者。然後用之。謂之滌者。牢中清除之所。蓋以精潔爲義。肆我祖宗百五十年來。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先期畜養。務令肥腴潔淨。深合古人制禮之意。其他犧牲。俱如此類。今若不然。何以盡事天之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家郊廟之禮。皆我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廷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祖訓國法。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無身家。誰敢倡爲新說。

以變舊章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愚言使臣等上不
得罪于天地 祖宗下不得罪于天下後世臣等幸
甚宗社幸甚

一我 祖宗凡有祭祀于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齋
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其有徒
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有薨逝死亾
等項字面也况兵尤刑之大者而郊又祀禮之至大
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
祀之禮求之 祖宗之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

孰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

南壇配位

臣某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
意謂欲暫于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
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
以 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未有輒以己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郊
祀之禮初都于南而奉 仁祖以爲配繼都于北而
奉 太祖 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 仁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太祖太宗，太祖配位，既不可奉遷而北。太宗配位，又不可奉行而南。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于我。二祖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況二祖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于宗藩，又詔諭于天下，不知今日欲爲此舉，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爲不可也。伏望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且迴鑾恪遵舊制，躬成大禮，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諫止邪璫典兵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蒙調御馬監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爲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搃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武忠昔在孝廟時，儉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正德年間，夤緣守陵，愈肆貪虐，強占民田，累死人命數多，尅削軍糧，歲取動以數萬，賣放軍人二千有餘。

恃執爲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劉世揚前後交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寃援引之人，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皇上俯賜鑒納，亟恐是時將武忠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閤住，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俾典禁兵，仍與新命太監張忠一同提督營務，庶幾軍政修明，人心悅服，邪黨殄除，賢良進用，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爲後大宗疏

大禮議

臣備員內閣，竊見朝廷二三年來，累次命官會議大禮，因考之儀禮，及春秋經傳等書，于古人爲後大宗之義，頗知其槩。世之學者，任情違禮，言人人殊，豈人人故自殊其言哉？學術不明，人自爲說，陷于一偏一曲而不自知也。我祖宗朝建學立師，專以五經四書爲教，凡儒先註釋，雖兼采衆說，一主二程朱子之言，以上宗于孔子科目所取，朝廷所用，非明經而不悖于程朱之說者，不得與。近數年來，異說競起，是以古人爲後大宗之義，不明于天下。臣因舉程朱

諸儒所論，有與古義互相發明者，撮其大要，條列一二。謹錄進呈，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益堅 聖明專意，正統之盛心，則凡任情違禮之說，自不得以上惑 聖聰，而于 君德世道，皆不能無小補矣。不勝倦倦願望之至。

一三代及漢魏唐宋以來，爲人後之議，公羊高傳春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高創爲斯言也。高爲子夏高第弟子，子夏上傳于孔子，而以授之于高也。世之學者，不原其所自，遂直以爲漢儒之言，誤矣。惟以此

此段謙武宗稱謂甚當亦不甚與張桂異也

言爲出于漢儒，而不知爲孔門之所傳授，由是不明春秋躋僖公之旨。逆祀之說，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先禰而後祖之說，無昭穆則是無祖之說，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之說，臣子一例之說，皆莫之講，而三代以來爲人後以重承祀繼統之大義，皆托之空言矣。邪說紛然，卒莫之禁，國固可以有二統，尊固可以有二上，人固可以有二考，人欲肆而天理微，彝倫斁而世道降，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唐之宣宗，禘祭祝文于穆宗及敬文武三宗，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

猶爲不失此意。穆于宣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宣之猶子也。叔父之于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况宣之于穆。本弟之于兄乎。故弟之于兄。叔父之于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者。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兄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于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舉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焉。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于宗祝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十七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

兄者二人。仲康之于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十三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于兄。亦何以異于子之于父哉。春秋書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者。見嬰齊以弟而後兄也。列國陪臣。尚明此

義。況有天下者乎。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例以君臣之道。而仍不廢兄弟之名。固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于亂乎。獨不記僖躋于閔。臣子一例之說乎。由前之說。則兄爲弟後。旣可以行于國君矣。由今之說。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于卿大夫乎。不知道雖例以君臣。而名不廢于兄弟。則雖有天下者。無不可行。而況于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又春秋于定公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

文公逆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爲順祀也。劉原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則直稱僖爲子。謂閔爲父。而兄爲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于父子矣。况弟爲兄後者乎。漢周舉引閔僖二公事。以斷殤順二帝。昭穆之序。謂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亦固以君臣例之。誠有得于春秋之義矣。自漢成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舍其弟中山王而立侄定陶王。于是兄終弟及之典。不復見于世。唐之敬文武

三宗雖相繼而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武宗皇帝遵奉祖訓而親挈神器以授之于我皇上者也。念大統之所由傳思大義之所當盡據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之不明此義者乃曰皇上由宗藩入繼大統與宋之英宗素養育于宮中者不同不思舍所生而後所繼大統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以父道視之矣豈爲其有養育之恩哉特兄弟之名自有不容泯焉者耳。又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後矣今乃又後于孝宗

武宗無後矣今顧不爲之後不思嗣武宗之統卽爲武宗之後既後武宗卽繼武宗而子于孝宗正如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武宗而直上嗣夫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卽當後之嗣其統卽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武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旣明則夫兄而父事之不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不敢紊夫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儀之節稱謂之等一皆有義以制禮

有禮以防情，原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各無不正，言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知重大宗也，芻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暇顧矣。使本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爲後之義不專矣。揆之于道，夫豈順乎度之于禮，夫豈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議講于漢，明帝之詔行于魏，程子之論著于宋，雖言之淺深，義之精粗，未可以槩論。皆有得于春秋之旨者也。緣禮之臣，上法三代，下則兼取漢魏唐宋以來行之而善者用之于今日，庶幾不

失聖人春秋之義矣。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由熹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之說，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各臣大儒爲人後之議，漢宣帝初卽位，詔議故太子謚，有司之奏已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大夫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

陶共皇稱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真氏取丹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蓋此語雖創見于公羊高春秋傳中而實本于儀禮古之治禮者世守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事亦曰當時濮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事未嘗不以此言爲準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于父有當爲後者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旣繼其統系卽承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于禮爲人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濮議答曰歐陽修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謂之間自有不得而同者太宗正統義固有所專也一宋孝宗理宗于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生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宋高宗既立孝宗爲皇太子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僞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理宗既後寧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爲榮王所生母全氏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四十年于其所生父母並無別樣稱呼之事臣謹按孝宗于其所後父高宗及所後母吳太后最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孝其後理宗亦以專意正統于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理不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萬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書

與蕭提督書

· 軍報